崑崙及南海古代航行考

費瑯 著

中華書局出版

崑崙及南海古代航行考

[法]費 瑯 著

馮 承 鈞 譯

*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東總布胡同57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7號

中華書局上海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總經售

*

787×1092耗 1/32 · 2 3/8 印張 · 44,000字

1957年4月第1版

1957年4月上海第1次印刷

印數: 1—3,000　定價 (9) 0.30元

統一書號: 11018.13　57.3 京製

崑崙及南海古代航行考

費瑯著
馮承鈞譯

中華書局

譯　序

研究吾國史地之書，最感困難者，莫若外國語之譯名。或因聲韻之變遷，方音之殊異，傳譯有別。或因名稱之假用，風習之不同，混解未免。夫"天竺"、"身毒"、"印度"爲同一地域之名；"韋紇"、"回紇"、"迴鶻"、"畏吾兒"、"輝和爾"爲同一種族之號：稍具史地常識者，固不難知之。第佛國記之"子合"，宋雲行紀之"朱駒波"，西域記之"斫句迦"，即西域圖志涉車所屬之"哈爾噶里克"；長春眞人西遊記之"河中府"，即今日中亞之"霍罕"；後漢書之"葉調"，即今之"爪哇"；元史之"色埒默"，即"天方人 (Soleyman)"；五代史之"相溫"，即唐時突厥語所譯中國將軍官號，五代時人重譯之訛：今人則鮮有知之者矣。

中國重姓氏，外國人歸化臣服者，或冠之以漢姓，如安息之"安"、天竺之"竺"、月支之"支"、康居之"康"。或賜之以國姓，如唐代之"李"、宋代之"趙"，是也。其姓氏不明者，則强以其名號之一二譯音冠之，如槃槃國王之姓"楊"、林邑國王之姓"范"、暹羅國王之姓"古龍"之類是也。此皆無標準譯音，或未細考原義，致有錯訛也。設有一種標準譯音，後漢書葉調之"便"，晉書唐書林邑之"范"，諸史書之"波摩"，釋藏諸傳記之

"跋摩"，即不難知爲梵文 varman 之同名異譯；諸史之"葉調"、"闍婆"、"訶陵"、"爪哇"，不難知同爲一地之稱；"諸葛地"（册府元龜卷九七〇），"鋏迦舍波摩"（唐會要卷九十八），Prakakaçavarman〔馬司帛洛（G. Maspero）撰占波史卷六〕亦不難知同爲一人之名。古今聲韻雖有變遷，（如唐韻之歌讀如今韻之麻，唐音有尾音收聲，如三讀如 sam，莫讀如 mwak 之類）。困難要可減少也。

執此以言我國史地之書，尙待整理者不少，而整理非純用科學方法，不能得其眞相。考亞洲全部及其週圍島嶼，或已列唐、元版籍，或歷代遣使朝貢。宋元以前，歐洲文化尙淺，其無記載可知。如欲了解此半部古代世界史，非求諸中國之史地撰述不可。故晚近三十年來，歐洲學者根據此種無價鴻寶，研究亞洲古史者，日見其衆，而其成績，亦頗多粲然可觀。昔日不相連續之事跡（如印度中古史，全據中國之撰述補綴而成），佶屈聱牙之名號（如突厥、回鶻名號之類），今皆不難索解矣。

予有鑑於前述譯名不能一致之困難，竊欲將我國史地書中之譯名，作一種綜合及分析之研究。綜合云者，將史地書中同名異譯之名，綜合爲一，如合史書之"波斯"，西域記之"波剌斯"，同爲一國；合史書之"蘇利城"、"宿利城"、"蘇蘭城"，西域記之"蘇剌薩儻剌"，新唐書之"蘇利悉單"，化胡經之"蘇隣國"，西文之 Suristan 爲一地是也。分析云者，將同名異地之區，爲之剖解，如"波斯"爲西亞之國名，又爲中亞之國名，亦爲南海中之國名，別其方望是也。研究中，參考西文撰述，於

一九一九年刊亞洲報 (Journal Asiatique)，見法國學者費瑯 (Gabriel Ferrand) 所撰崑崙及南海古代航行考一文，亦一種分析研究也。據其結論，"崑崙"一名，代表之地甚多，且兼爲種族及國王之號；此外於南海古地名，亦多所考定。費氏爲阿剌伯及南洋諸島語言專家。以其鴻博之語言學識，考定南洋之史地名稱方位，固游刃而有餘。惟中文似非其所長，其引證之中文撰述，皆轉錄西文譯本，而未注明原書卷數。夫研究者固不難閱其譯本之文，然翻譯者則頗難檢其譯文所本之書。尤感困難者，莫若所謂"安南國語"羅馬字之譯名。安南爲我同文之國，其名稱當有漢文原名可據，乃本書僅有羅馬字之譯音，無從知爲漢文何字。是以譯述中凡屬安南譯名，確能知其漢名者，舉其漢名；稍有疑義者，則錄其羅馬字國語，以俟將來之考訂。譯竟，爰識數語於端。一九二七年九月，馮承鈞識於北京。

崑崙及南海古代航行考

中文書籍中誌有"崑崙"一地。又有他書以"崑崙"爲國名，如"崑崙諸國之中，閣茂 (Khmèr) 爲大"之文是已。別又有書以"崑崙"爲三佛齊 (Palemban) 之語言，及林邑(Campa)之文字。又考周去非之嶺外代答，及趙汝适之諸蕃志，所載"崑崙層期"國名，層期似即指東非洲之 Zang。復證以阿剌伯(Arabes)與波斯 (Perses) 之書，其中誌有 Kamrun 島及 Komr 島。比較諸書所記，似不無共同之點可尋。爰掇拾諸文，凡關於亞洲高原民族移植恆河東岸各地，復由此諸地移植於馬來羣島(Indonèsie)，終由馬來羣島西部，移植於馬達伽斯迦 (Madagascar)島，及此島附近之非洲沿岸，各種記載之文，皆蒐羅之，用以考證此"崑崙"之眞相。

中文記載

〔引證一〕山海經大荒西經曰："有大山名曰崑崙之丘。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輒然。"

〔引證二〕九七七至九八三年撰之太平御覽，卷七八六引

南州異物志曰:"扶南國(即古之 Cambodge) 在林邑(即古之 Campa)西三千餘里。自立爲王。諸屬皆有官長,及王之左右大臣,皆號爲崑崙。"

〔引證三〕五二七年酈道元撰水經注,卷三十六云:"交州刺史以兵討林邑敗之,追擊至於崑崙,"又據一二八五年撰之安南志略,一四三〇年撰之大越史記,一八五六至一八八四年撰之欽定越史通鑑綱目,諸書所載,"林邑舟師被追擊至占筆羅 (Culao Cham) 島",此島即中國史文中所稱之"崑崙山"也。

〔引證四〕太平御覽卷七八八,引五世紀末或六世紀初年竺芝撰扶南記曰:"頓孫㊀ (似即 Tenasserim) 國屬扶南。國王名崑崙。國有天竺胡五百家,兩佛圖,天竺婆羅門千餘人。頓遜敬奉其道,嫁女與之,故多不去。"

〔引證五〕續高僧傳卷二彥琮 (五五七至六一〇年間人) 傳,載六〇五年"新平林邑,所獲佛經合五百六十四夾,一千三百五十餘部,並崑崙書,多梨樹葉。有敕送館,付琮披覽"。

〔引證六〕Tchen Kouan (譯者按:原文未引書名,無從知爲何人。)撰醫書二種,中有云:"象牙落,自蹇之。崑崙人以木製僞牙,潛易其眞牙。"

〔引證七〕義淨撰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所誌印度之東,奉佛法之大國,有室利差怛羅國 (Çriksetra) (今之緬甸),次東南有郞迦戍國㊁ (今有人以其地爲 Tenasserim,予以爲非是)。次東有社 (譯者按:社字或爲杜之訛。) 和鉢底國 (即 Ménam 流域之 Dvaravati。次東極至臨邑國 (Campa) 皆屬

大陸。其海島中奉佛法者，有堀倫島。義淨曰："良爲堀倫初至交廣，遂使總喚崑崙國焉。唯此崑崙頭捲體黑。自餘諸國，與神州不殊。赤脚敢曼總是其式。"高楠順次郎 (Takakusu) 考訂崑崙，即在今之 Poulo Condore 島。其英譯之義淨南海寄歸傳序云："其島有漏壺，有佛經，有丁香。"艾莫湟 (Aymonier) 以爲："其島不過能容數百人，前說未免過於重視。"顧義淨所記，別有骨崙或堀倫，彼當時必已知南海中有一地名堀倫或崑崙也。至 Poulo Condore 島當時尚未以崑崙名，吾人亦未能即以崑崙之名加之也。

〔引證八〕義淨求法高僧傳運期傳曰："師交州人也。與曇潤同遊。仗智賢〔即訶陵人若那跋陀羅 (Jnanabhadra)〕受具。旋迴南海，十有餘年。善崑崙音，頗知梵語。"

又大津傳曰："永淳二年(六八三年)振錫南海。……汎舶月餘，達尸利佛逝洲。停斯多載。解崑崙語，頗習梵書。"

又貞固傳曰："又貞固弟子一人，俗姓孟，名懷業。……至佛逝國，解骨崙語。"

〔引證八又〕宋高僧傳卷二十九(日本修大藏經本)慧日傳云："日遂誓遊西域。始者泛舶渡海。自經三載，東南海中諸國，崑崙、佛誓、獅子洲等，經過略遍，乃達天竺。"

〔引證九〕金剛智歿於七三二年，遺命其弟子不空 (Amoghavajra) 赴天竺。據宋高僧傳卷一不空傳曰："影堂既成，追謚已畢，曾奉遺旨，往五天竺并獅子國。……二十九年十二月，附崑崙舶，離南海至訶陵國界，遇大黑風。……既達獅子國，

國王尸羅迷伽 (Çilamegha) 迎之。"

〔引證十〕唐僧鑑眞，赴日本傳布戒律之始祖也。其弟子 Aomi no matto Genkai，撰有行紀。據鑑眞所說："七四九年時，廣州珠江之中，有婆羅門、波斯、崑崙船舶無數。"（據高楠順次郎在一九〇二年河內之遠東研究國際公會報告。）

〔引證十一〕七五三年日本天皇延鑑眞至其國，"隨行人有崑崙人一人，名軍法力"，(同前)。

〔引證十二〕八一〇年慧琳撰一切經音義，引慧超往五天竺國傳云："崑崙諸國，閣茂爲大。"（按伯希和 (Pelliot) 君以爲："閣字古音讀如 Kak，難作 Khmèrs 之譯音。至舊唐書卷二九七，新唐書卷二二二下之吉蔑，吉字古讀如 Kit，不難知爲 Khmèrs 矣。然予以爲閣茂即 Khmèrs 也)。

〔引證十三〕八世紀末年，杜佑(七三五至八一二年間人)撰通典，卷一八八扶南條云："隋時(五八九至六一八年)其國王姓古龍。諸國多姓古龍。訊耆老言，古龍無姓氏，乃崑崙之訛。"

〔引證十四〕據八六〇年樊綽撰蠻書，卷十所誌："崑崙國北去西洱河蠻地八十一日程。"按此蠻地即南詔之大理地方。又據伯希和君所引蠻書卷六曰：涼水之西南(應在寧州)，至龍河。復南行至青木香山。又南至崑崙國。"又據蠻書卷七曰："青木香山在永昌南三日程。山產青木香，故名。"〔按青木香即佛經之矩悉佗 (Kustha)〕。又據蠻書卷十所誌：時"南詔攻崑崙。崑崙人聽其深入，決水淹之，幾盡淹沒。不死

者，去其右腕放迴”。

〔引證十五〕蠻書卷六所誌，有一地，“婆羅門 (Brahmanes)、波斯 (Perse)、闍婆 (Java)、勃泥 (Bornéo)、崑崙諸國人，皆來此貿易”。其地未注明何所，似在今之暹羅灣中。此波斯國，似別爲一國，在馬來羣島之中。

〔引證十六〕又據不盡可信之搜神記所載，崑崙之中有一火山。

〔引證十七〕王溥（九二二至九八二年間人）唐會要卷九十八及九十九，所誌“殊奈及甘棠二國，皆崑崙人也”。

〔引證十八〕唐會要卷七十五，誌有唐時（六一八至九〇六）侵寇交趾之“崑崙海寇”。

〔引證十九〕一〇一三年撰之册府元龜，卷九六〇，誌：“崑崙之中有一火山。人至此山取木皮，績爲火浣布。”

〔引證二十〕册府元龜卷九七〇載七〇九年三月，“崑崙國遣使貢方物”，然未誌其地在何處。

〔引證二十一〕册府元龜卷九七一曰：“獨和羅國，崑崙人也。”（譯者按：卷九七一無此文，疑卷數有誤。）

〔引證二十二〕册府元龜卷九六一，及太平御覽卷九三七曰：“吐蕃國有藏河，去邏些 (Lhassa) 三百里。東南流，衆水湊焉。南入崑崙國。”

〔引證二十三〕八九七至九四六年撰之舊唐書，卷一九七曰：“自林邑 (Campa) 已南，皆卷髮黑身，通號爲崑崙。”（譯者按：此文亦見南史。）

〔引證二十四〕一〇六〇年撰之新唐書，卷二二二下曰："扶南在日南之南七十里。地卑窪。與環王 (Campa) 同俗。有城郭宮室。王姓古龍。"

〔引證二十五〕新唐書同卷驃國條，誌有屬國十八，中有彌臣國，予以爲在 Irawaddy 江口。又有迦羅婆提國，似即玄奘西域記所記室利差怛羅國 (Çriksetra) (今之緬甸)之東，伊賞那補羅國 (Içanapura) (今之柬埔寨) 之西之墮羅鉢底。又義淨所記之社和鉢底，地位亦同。又據舊唐書所誌，水眞臘在其西，則爲 Dvaravati 無疑矣。新唐書又云："繇彌臣至坤朗，又有小崑崙部，王名茫悉越，俗與彌臣同。繇坤朗至祿羽，有大崑崙王國，王名思利泊婆難多珊那(梵文還原似爲 Çribhavanandeçana)，川原大於彌臣，繇崑崙小王所居。半日行至磨地勃(疑即 Martaban) 柵。"

〔引證二十六〕宋朱彧撰萍洲可談云："廣中富人多畜鬼奴。絕有力，可負數百斤。言語嗜慾不通。性悍不逃徙。亦謂之野人。色黑如墨，唇紅齒白，髮鬈而黃。有牝牡。生海外諸山中。食生物。採得時，與火食飼之，累日洞泄，謂之換腸。緣此或病死。若不死，即可蓄。久蓄能曉人言，而不能自言。有一種近海者，入水眼不眨 (一本作眩)，謂之崑崙奴。"

一一七八年周去非撰嶺外代答，及一二二五年趙汝适撰之諸蕃志，誌有二崑崙國。錄其文於下：

〔引證二十七〕諸蕃志闍婆 (Java) 條下云："闍婆之東，東大洋海也。水勢漸低，女人國在焉。愈東則尾閭之所泄，非復

人世。汎海半月至崑崙國，南行三日至海。”

〔引證二十八〕諸蕃志注輦 (Coromandel) 條下云：“注輦國產崑崙梅。”

〔引證二十九〕嶺外代答卷三，崑崙層期國條下曰：“西南海上有崑崙層期國，連接大海島。常有大鵬，飛蔽日移晷。有野駱駝，大鵬遇則吞之。或拾鵬翅，其管堪作水桶。……又海島多野人，身如黑漆，拳髮，誘以食而擒之，動以千萬賣爲蕃奴。”

〔引證三十〕嶺外代答又云：“崑崙層期國又有駱駝鶴（譯者按：譯文作鴕鳥），身項長六七尺，有翼能飛，但不高耳。”（譯者按：此一條原文在前條堪作水桶之下，著者乃引希耳特 (Hirth-Rockhill) 等諸蕃志譯文，分爲兩項。）

〔引證三十一〕一千三百年馬端臨撰文獻通考槃槃條曰：“槃槃國，梁時通焉。在南海大洲中，北與林邑隔小海。自交州船行四十日至其國。其王曰楊栗翼，栗翼父曰楊德武連，以上無得而記。百姓多緣水而居。國無城，皆豎木爲柵。王坐金龍牀，每坐，諸大人皆兩手交抱肩而跽。又其國多有婆羅門，自天竺來就王乞財物，王甚重之。其大臣曰勃郎索濫，次曰崑崙帝也，次曰崑崙敎和，次曰崑崙敎帝索廿。且其言崑崙、古龍聲相近，故或有謂爲古龍者。其在城外者，曰那延，猶中夏刺史縣令。”

上文國王姓楊，按即馬來語之 Yan，華言神也。占婆 (Campa) 語，吉蔑 (Khmèr)語，爪哇(Java) 語，得楞(Talaing)

語，多相類。此字音義亦同，故有人誤以此國在安南沿岸。

〔引證三十二〕文獻通考赤土國條曰："赤土國，扶南之別種也。在南海中。水行百餘日而達。所都土色多赤，因以爲號。東波羅剌國，西婆羅娑國，南訶羅旦國，北距大海。地方數千里。其王姓瞿曇氏(Gautama)，名利富多塞，不知有國遠近。……其官薩陀迦邏一人，陀拏達又二人，迦利密迦三人，共掌政事。俱羅末帝一人，掌刑法。每城置那邪迦一人，鉢帝一人。……，隋大業二年(六〇六年)㊂，屯田主事常駿，虞部主事王君政等，請使赤土。……其年十月，駿等自南海郡乘舟。晝夜二旬，每日遇便風。至焦石山，而過東南。詣陵迦鉢拔多(Lingaparvata) 洲，西與林邑 (Campa) 相對，上有神祠焉。又南行至師子石。自是島嶼連接。又行二三日，西望見狼牙脩國之山。於是南達雞籠島，至於赤土之界。"

按赤土國，伯希和君以爲即暹羅，一說也。然其考定，不能認爲正確。克倫 (Kern) 據其在 Kedah 所見，立於紀元約四百年時之梵文碑誌，考定赤土爲 Raktamrttika 城之譯義，當時有一船主佛陀笈多 (Buddhagupta)，曾居留其地，又一說也㊃。通考所誌，波羅剌、婆羅娑二國，今皆無考。至訶羅旦，即宋史之呵羅單㊄，經吾人考定在今之爪哇。赤土國既北距大海，應非暹羅。至其官號，惟那邪迦爲馬來羣島中爪哇語之 nayaka, Sundanais 語之 nayaka, Madurais 語之 Najokok，梵語爲 nayaka，華言首領也。白耳格 (van den Berg) 以爲即 Bantam 蘇丹(Sultan)遠裔之官號。鉢帝即馬來語之 Patih，

古爪哇語 (Kawi) 之 Patih，今爪哇語之 Patih。此外諸官號，尚未考定也。

〔引證三十三〕宋史卷四八九闍婆條曰："闍婆 (Java) 國在南海中。其國東至海一月。汎海半月至崑崙國。"

〔引證三十四〕宋史卷四八九三佛齊(Palemban)條曰："崑崙奴踏曲爲樂。"

〔引證三十五〕一三四九年汪大淵撰島夷誌略，崑崙條載："崑崙山亦名軍屯山，海岸長百餘里。在大海中，與占城 (Campa) 及西竺 (Anamba) 鼎峙相望。海人名曰崑崙洋，故島名崑崙。凡往西洋販舶，必待順風七晝夜可過。俗云：'上有七洲，下有崑崙 (Paracels)。'"

〔引證三十六〕一四三六年費信撰星槎勝覽曰："崑崙山昂然瀛海之中，與占城東西竺 (Anamba)、丁機 (Pulaw Tingi) 鼎峙相望。俗云：'上怕七洲，下怕崑崙。'"

〔引證三十七〕一五三七年黃衷撰海語，滿剌加 (Malaka) 條下云："地不產米，購之暹羅、崛龍、陂隄里。"（陂隄里即 Pedir，在蘇門答剌(Sumatra)之東北。）

〔引證三十八〕一五五年撰南詔野史㊀云："是年(八八五年)崑崙國獻美女於舜(南詔王)，甚見寵幸。"

〔引證三十九〕南詔野史載："皇祐五年(一〇五三年)正月癸巳，狄青進至邕州(今廣西邕寧)之崑崙關。元夜張宴，潛引兵度關破儂智高。"按崑崙關在邕寧東二百里。

〔引證四十〕廣東通志載，一六七三年，"暹羅貢使至中國，

其王號古龍。”按即暹羅語之 Krun，華言王也。

〔引證四十一〕大越史記，欽定越史記通鑑綱目，誌七六七年之海寇事曰：“海寇來自崑崙、爵婆 (Java)。”

〔引證四十二〕日本僧人迦葉波(Kaçyapa Ji-un)，注南海寄歸內法傳云：“堀倫、骨崙、崑崙，蓋一地異名也。其人不知禮義，惟事盜寇。食人如夜叉磨鬼。語言亂雜，與其他蠻人異。善泳水，終日在水中不以爲苦。”

譯者按：上引四十二條，多未注明原書卷數，檢閱甚難，故其中有數條，僅據譯文重譯其義。又安南史籍，余從未寓目，上引大越史記等書，原名惟有所謂“安南國語”之羅馬字譯音，茲以 Dai Viêt su Ki 譯爲大越史記，Khâm dinh Viêt su Ki thong giam cang muc 譯爲欽定越史記通鑑綱目，未知當否。原著引證第四十一條中，尙有一書，名 Dai Viêt su ki toan tho，前四字似爲“大越史記”後二字似爲“全書”，然不敢認爲無誤。顧原著又未引其書之事，故從省略。

史地名之考定

伯希和以“崑崙爲中國地理書中聞名之山。山在中亞，相傳爲紀元前十世紀時，周穆王見西王母處。(譯者按：原文爲 Le prince Mou de l'état de Ts'in，誤以周穆王爲秦穆公，茲改正。)自是以後，崑崙之名，遂散見各書。”前引中文記載諸

條，可證此說也。

據'引證十四'，南詔附近有一崑崙國，與'引證二十五'及'引證三十八'之崑崙國，或爲一國。'引證二十五'新唐書所載之大小崑崙國，當在 Iraouaddy 江口及 Martaban 灣之間。'引證三十九'南詔野史所誌之崑崙關，在今之廣西，是皆勿庸再事考定者也。

'引證一'山海經所誌："崑崙之外，有炎火之山。"此崑崙火山，古代已有所聞矣。此火山並見'引證十六'之搜神記，'引證十九'之册府元龜。此三書皆未注明其所在，似即指馬來羣島之一火山。

華人名火山或爲自然火洲(見梁書)，或爲火山。馬來人亦稱之爲 Gunon berani，華言自燃山也，或 Gunon api，華言火山也。班達 (Banda) 海中，東經一百二十五度附近，有一著名火山，即以 Gunon api 爲名。Gunon 一字，馬來語及其他馬來羣島語，皆用以名單獨之山，或即中國書中所指之崑崙火山歟？

'引證七'之崑崙、骨崙、堀倫，並見義淨南海寄歸內法傳，據傳所記南海中諸洲，有十餘國奉佛法，從西數之，有"婆魯師洲 (Baros)、末羅遊洲 (Malayu)〔即今巴利佛逝 (Palemban) 國是〕、莫訶信洲、訶陵洲 (Java)、呾呾洲、盆盆洲、婆里洲 (Bali)、堀倫洲、佛逝補羅洲、阿善洲、末迦漫洲。又有小洲，不能具錄。斯乃咸遵佛法。惟末羅遊少有大乘耳。諸國周圍，或可百里，或數百里，或可百驛。大海雖難計里，商舶慣者準

知。良爲堀倫初至交廣，遂使總喚崑崙國焉。唯此崑崙頭捲體黑。自餘諸國，與神州不殊。赤脚敢曼，總是其式”。

下引之文爲伯希和所引，可用以考定義淨之地理名錄。原文見七世紀撰之太平寰宇記，據云：“金利毘逝國在京西南四萬餘里。經旦旦國、訶陵國、摩訶新國、多隆國、者埋國、婆樓國、多郎婆黃國、摩羅遊國、眞臘國、林邑國，而達廣州。其國東去致物國二千里，西去赤土國一千五百里，南去波利國三千里，柳衢國三千里㊀。其風俗物產與眞臘同。”

關於金利毘逝國，伯希和君箋釋有云：“此國吾於太平寰宇記、唐會要、新唐書之中，並未見一朝貢使臣之記載。疑其名或爲室利佛逝之訛。蓋誌有金利毘逝之書，即無室利佛逝之名。其尤異者，册府元龜外國朝貢中，常有佛逝或室利佛逝之名，而無金利毘逝之國。觀文中誌有赤土、林邑諸國，可證爲唐代上半葉事。”

此國名之第一字爲金，金字古音爲鼻唇收音，其誤顯然。末二字之毘逝，可代表 Vijaya 之音，（據玄奘、義淨、不空譯音之例），則金利非室利即舍利之誤。如改正之，則爲室利毘逝 (Çrivijaya)。

室利毘逝即爲室利佛逝，予與伯希和君之意見相同。此地即蘇門答剌 (Sumatra) 東南之 Palemban。室利佛逝即梵文還原之 çrivijaya。茲再就他書尋求是否有相類之梵名，所得結果如下：

義淨之求法高僧傳有尸利佛逝及佛逝。

續高僧傳金剛智 (Vajrabodhi) 傳中，有佛誓及佛逝。

新唐書所誌：六九五年及七二四年朝貢，作尸利佛誓。七〇二年，七一六年，七二八年，七四二年朝貢，作佛誓。

自十世紀初年以後，中國記載此同一地域，則名之爲佛齊或三佛齊。

九〇四年朝貢，此國名佛齊。嶺外代答、諸蕃志、宋史、明史，作三佛齊。島夷誌略有三佛齊及舊港，舊港爲十五世紀以還 Palemban 之名稱。瀛涯勝覽、星槎勝覽亦名之曰舊港，并說明舊作三佛齊。然黃省曾一五二〇年撰之西洋朝貢典錄，仍沿用三佛齊之舊名。

日玉連 (Stanislas Julien) 君以室利佛逝之梵音，還原爲 çribhoja，時人多以爲是。伯希和亦是其說，但加以按語曰："其惟一之難關，在逝字或誓字。此字尾之韻母，應屬 I 或 E 二母，似不屬 A。義淨譯給孤獨園 (Jeta) 之第一綴音爲逝，可以證也。雖然，吾不信於 A 字韻母之外，有能以他韻母還原者也。"就事實言，日玉連之還原名稱，以爲伯希和之按語所否定。室利應爲 çri 無疑；然佛逝不能作 Bhoja 也，其古音爲 Budjaya，佛齊亦然。茲分列於下。

一　室利毘逝 Çrivijaya，

二　室利佛逝 Çribudjaya，

三　佛逝 Budjava，

四　佛誓 Budjaya，

五　三佛齊 Sambudjaya，

六　佛齊 Budjaya。

第一項改正之音，惟於太平寰宇記、唐會要、新唐書中見之。二、三、四項，並見十四世紀以前各書。此後則名爲佛齊及三佛齊。顧佛齊之於三佛齊，猶之佛逝之於室利佛逝。"三"字今雖未能解說，然應爲室利 (çri) 梵等之字。第一項應作爲 Vijaya。二、三、四項爲 Budjaya。末二項既爲同一地域，似爲梵文之 Vijaya 及古爪哇文 Wijaya 之訛。予所以作此結論者，因越南半島 (Indochine)，亦有相類之同名異音之事。安南史書之中，有一佛誓，曾經考定爲古之 Vijaya 城，(在今之平定)。考諸蕃志占城國廝國有毘齊。夫佛誓應作 Budjaya，毘齊應作 Vijaya，各不相侔也。乃馬司帛洛 (Georges Maspero) 君竟能考定占城之佛誓，即占城之 Vijaya 城，今此城因碑文及諸蕃志毘齊之記載，已證明馬司帛洛之考定爲不誤。同一解決方法，可用以求 Palemban 之古名，毘逝等如 Vijaya，佛齊等如 Budjaya，與占婆城名解決之法，可參證也。但其間不無困難：一、Vijaya 之名，未經馬來羣島之碑銘研究所證實。二、十世紀初年，阿剌伯人名 Palemban 爲 Sarbuza，經予改正爲 Sribuza，就此名以求佛逝、佛誓、佛齊之原音，應爲 Boja。然又與中國古音之Budjaya不合。又據布郎得司(Brandes) 君之說，Palemban 之古名，即爪哇書中之 Samboja，第此名末一韻母，若繩以發音之例，則又非是。占婆城名由毘齊轉佛逝，又轉爲 Vijaya，然此蘇門答剌城名之還原，又較前例爲難，據各書所誌，則有室利毘誓＝室利佛逝＝佛逝＝

三佛齊=佛齊=爪哇語之 Samboja=阿剌伯語之 Sribuza。此五名可概爲三類:

室利毘逝= çrivijay(a)= çrivijaya。

室利佛逝= çribudjaya 及音相近阿剌伯語之 Sribuza。

三佛齊= Sumbudjaya 及音最近之爪哇語之 Samboja。

此名末一綴音,音聲不能調合,竟使此問題無法解決。蓋中國書所載之名,其尾字收音皆爲 ay, aya 之複韻母,而阿剌伯語之名,及爪哇之名,收音只有一 a。然予以爲依安南佛誓城之例,室利佛逝、三佛齊、阿剌伯之 Sribuza、爪哇之 Samboja, 皆可追溯至 çrivijaya 之古名,此事已經七世之中國著述證明也。

義淨所記南海奉佛法之十洲, 最西之洲,爲婆魯斯洲,其爲今日之 Baros, 無疑也。此港以輸出樟腦著名,即阿剌伯地理學者所稱之 Balus 也。地在蘇門答剌之西岸,次爲末羅瑜(一作遊)洲及尸利佛逝國, 前一地當時已併入後一國也。此二地名並見太平寰宇記, 惟後一地誤作金利毘逝耳。尸利佛逝之東,有莫訶信洲,亦即太平寰宇記之摩訶新, 此國即十一世紀時與爪哇王 Er-Langa 戰爭之 Mahasin, 曾經伯希和君說明者也。現未考定其地。惟據義淨所記, 即在尸利佛逝之東,應爲爪哇西部之一獨立國也。

訶陵洲似爲爪哇之中部或東部。訶陵之次, 爲呾呾國。唐會要記此國在訶陵之前,蓋義淨所記之次第, 自西至東,而唐會要與太平寰宇記所記之次第,則爲且且、訶陵、摩訶新,自

東及西耳。皆可證此三地之方位關係也。

此呾呾國或且且國，梁書卷五十四作丹丹，新唐書卷二二二下作單單，五二八年、五三五年及六六六年至六六九年間。曾有朝貢之使至中國。隋書卷八十二云，婆利國 (Bali) "自交阯浮海，南過赤土、丹丹，乃至其國"。則其國在東京、婆利之間也。新唐書卷二二二下云："單單國在振州（海南島）東南，多羅磨之西。" 多羅磨今雖未能考定其地，然據義淨所記之次第，此地應爲爪哇海東部之一島嶼。至布內側耐德 (Bretschneider) 所考定之 Natuna 島，與此國實無關係也。

義淨記中呾字之音，若據玄奘傳譯之法，考其古音，則可作呾羅 (taro, tala, tra,) 之呾 (tar, tal)，又可作三摩呾吒 (Samatata) 之 tat，呾摩栗底(或躭摩栗底) (Tamralipti) 之 tam，呾迦 (Lohitaka) 與呾剎 (Taksaçila) 之 tak。

雖用前述之可能還原方法，然據吾人所知，尚未見與此相類之名，而其東方之多羅磨，今亦未能考定其地。

南海寄歸傳中之盆盆，應即西域求法高僧傳中之澂盆，在訶陵(爪哇)之北。似爲今之 Madura 島，蓋其次第在婆里 (Bali) 之前，祇能位置於此也。

婆里及訶陵東方之堀倫，其原音應爲 gulun 或 curun。考一三六五年刊之爪哇史頌 (Nagarakretagama) gurun 之名凡兩見。後一名經盧法爾 (Rouffaer) 考定爲 Goron 島，即今日地圖上之 Goram 島，地處 Geram 島之東南。前一名經艾爾德 (Van Eerde) 考定爲 Penide 或 Penida 島，爲 Bali 及

Lombok 行政區中之一地。據此史頌中之第十六詩所誌，此地昔有佛教法師來此，又據其第四十二詩所誌，當一二七二年至一二七五年間，君臨都馬板(名見明史) (Tumapel) 之爪哇王 Kertanagara，曾統治此島。此史頌之年代，固晚於義淨遊其地之時，然較古之著作，予未見有能考定宗教及語言者。此 Gurun 應爲義淨之堀倫，似亦爲諸蕃志(引證二十七)及宋史(引證三十三)所誌由爪哇泛海半月所至之崑崙國也。

又次爲佛逝補羅洲，經高楠順次郎考定其原音爲 Bujaypura 者也。今爪哇島之東南 Remban 府中，有一行政區，名 Bojanegara，音與佛逝補羅相近，姑誌於此，以俟考定。

阿善洲之原音，應爲 Ajan 或 Ejan，及 Aja 或 Eja，然今未能知爲何地也。

末迦漫之古音爲 Markaman，或 Markaban。爪哇史頌第二十五詩有一 Markkaman，克洛母 (Krom) 考定其地在 Pasuruan 之南。

太平寰宇記及唐會要所誌有多隆、者埋、婆樓三國。此三國應在爪哇，或爪哇及蘇門答剌之間。總之確在蘇門答剌東南之多郎婆黃國之東耳，蓋此國之後，路線轉爲南北也。

多隆之原音爲 Talon 或 Taron。唐會要作多薩。伯希和云，多隆國名並見新唐書(卷二二二下瞻博條)，多摩萇西境有多隆，此多摩萇，或即新舊唐書之墮婆登（新唐書卷二二二下訶陵條)，據云："訶陵亦曰社婆，曰闍婆 (Java)。在南海中，東距婆利 (Bali)，西墮婆登，南瀕海，北眞臘。"多摩萇音爲

Tamadan，童婆登音爲 Dawatan 或 Dabatan，此二國名，音不完全相合，蓋第一音及第三音有低音與響音之別也。然其譯名，又似相近。第徧尋已知之國名，無有與多隆、多薩、多摩萇，童婆登之名相類者。

者埋之原音爲 Ca-mai，又與 Gambai 或 Gambi 之音相近。後一名爲蘇門答剌一部落之名，又爲 Palemban 府之 Iliran 及 Banuasin 行政區之名。

婆樓，唐會要作婆婁，音爲 Waru 或 Walu，及 Baru 或 Balu。馬來語有 Baroh 一字，兼有低地、海濱、海諸義。今波羅島 (Bornéo) 之西有 Baru 島，Riouw 羣島之中亦有同名之島，Banka 府中亦有名 Baru 之地，爪哇 Besuki 府之 Banuwani 行政區中，有一水道，其名亦同。至 Waru 之名，在 Surabaya, Kedu, Remban, Pekalonan 等府，及 Madura, Amboine 二島，皆有此地名。由是觀之，婆樓爲馬來羣島中之一地，絕無可疑。但其中火山太多，不能確定爲古之何地耳。

海語之崛龍島，音爲 Gulun，或 Gurun，及 Kulun 或 Kurun，應爲波羅島西部 Sukadana 行政區沿岸之 Gurun 島。昔日滿剌加 (Malaka) 人購米，或在斯地也。

諸蕃志中之蘇吉丹，據譯是書者之考定，其地爲爪哇之中部。原書有海寇攪海上商業之語。又據十五世紀初年之增注云，海寇爲丹重布囉(Tanjon Pura)、琶離(Bali)、孫他(Sunda)、故論等地之人。此故論，音如 Kurun 或 Gurun，似即海語之崛龍島。此種海寇國既侵攪鄰地之商業，然必亦自營商業。

海語所誌售米於滿剌加人一事，可以證也。

此處附近別有一島，元史名曰勾闌，星槎勝覽名曰交欄，格倫維德 (Groeneveldt) 曾考定爲 Belitum 島，即今日地圖之 Billiton島也。然魯克希爾 (Rockhill) 對於島夷誌略之勾闌及星槎勝覽之交欄，則又考定在 Gelam 島。予以後一說爲是。因 ge 之音，與'勾''交'近，且其島在波羅島 (Bornéo) 之西岸，Sambar 角附近之處。一二九二年忽必烈汗 (Kubilai han) 之遠征隊自 Karimata 海峽至爪哇，必由之路，故停船勾闌也。

通考所誌六〇六年常駿等使赤土事，考其行程所經如下：

南海郡(今之廣州)，

晝夜二旬，至焦石山。

過東南，

詣陵迦鉢拔多洲 (Lingaparvata)，西與林邑 (Campa)相對。

又南行，

至師子石。

自是島嶼連接。

西望見狼牙脩國之山。

於是南達雞籠島，

至於赤土之界。

據通考所載："赤土國在南海中。水行百餘日而達。"通考未誌其發航處，予以爲即常駿發航之廣州。航經林邑(Campa)，沿眞臘 (Cambodge) 之南岸，至 Camau 角。(譯者按：其地在

安南南圻之北柳。）西渡暹羅海灣，至馬來半島東岸之 Ligor 地方偏南之海岸。沿岸北行，此處亦有島嶼，然不及通考所誌之多。旋經狼牙脩，此地即 Lenkasuka，在南緯七度四十三分。雞籠島爲南緯十度之一島。赤土國應在 Kra 地峽以北，暹羅灣西岸之一地也。此予對於常駿行程之解說，而予之考定之根據，則以狼牙脩即 Lenkasuka 爲起點。

伯希和之說曰："據竺芝扶南記（引證四），五世紀末或六世紀初，頓遜國王名崑崙。據新唐書（引證二十四）扶南王姓古龍（參考引證十三）。據通考（引證三十一）槃槃國大臣之名，前三名首二字皆曰崑崙（參考引證二）。馬端臨云，其言崑崙、古龍，聲相近，故或有謂爲古龍者。據上引諸文，似國王及大臣以崑崙爲名者，即爲崑崙之國。顧崑崙爲華人習用之名，故由古龍訛爲崑崙。就地理及人種方面言，扶南應即今之柬埔寨 (Cambodge)。至槃槃國亦不難考定其地，按新唐書云："其國北距環王 (Campa)，限少海。與狼牙脩接。……其東南有哥羅。"吾據此文試爲考定其所在：狼牙脩即今之 Tenasserim（按此考定有誤）。哥羅即今之 Kedah（按此亦誤）。槃槃應在馬來半島，北抵 Tenasserim 南迄 Kedah 之間，少海即暹羅灣，馬可波羅(Marco Polo)行紀曾云："航海者越 Camau 角後，赴南方諸海峽之先，有時遠沿馬來半島海岸行也。"由是觀之，槃槃國應在 Bandon 或 Ligor 地方，如此始可解說四世紀末年或五世紀初年，天竺婆羅門混塡 (Kaundinya) 由槃槃至扶南而王其國之事。據新唐書驃國傳（引證二十五）及蠻

書(引證十四)所誌,崑崙國應亦在 Tenasserim。此古龍之名,紀利尼 (Gerini) 及艾莫涅 (Aymonier) 曾考此字之原名,以爲即古吉蔑 (Khmèr) 語之 Kurun,義猶言國王攝政王也。占波語中或亦有此號。今日柬埔寨王及暹羅王之 Krun 尊號,亦本於此也。唐時之古龍,晚至一六七三年尙存。廣東通志(卷三三〇)所誌之暹羅王 Krun 之號,可爲古名現存之證。

伯希和之說,固如前所述。然予以爲考定哥羅爲 Kedah,爲音學之難事。蓋馬來語中,予從未聞由 D 轉爲 L 之音者。此哥羅即賈耽之箇羅(見新唐書地理志卷四十三下),亦即阿剌伯地理書中之 Kalah。其地即今之 Kra,馬來人名之爲 Kerah 或 Kera 者也。新舊唐書中盤盤東南之哥羅(或哥羅富沙羅),應在馬來半島之東岸,非 Kedah 也。此點修正之外,前說尙不乏可以討論之點。

古龍之號,扶南及槃槃二國用之。一九一一年發見一種占波 (Campa) 碑文,其中亦有 Klun 之號。由是可知吉蔑之 Kurun。暹羅之 Krun,占波之 Klun 皆相類也。今日占波語亦有 Klaun 之稱。

此種古占波官號,中國書中亦誌有之。通考林邑〔即占波 (Campa)〕條云:"尊官有二:其一曰西郡婆帝,其二曰薩婆地歌。其屬官三等:其一曰(歌)倫多姓,次歌倫致帝,次一地伽蘭。"又宋史占城〔即占波 (Campa)〕傳:"元祐七年(一〇九二年),以其使良保故倫軋丹,副使傍木知突,爲保順郎將。"

通考之歌倫,宋史之故倫,應爲古占波語之 Klun,今占波

語之 Klaun。又據南州異物志(引證二),"王之左右大臣皆號爲崑崙。"扶南記(引證四)云:"頓遜國王名崑崙。"通考(引證三十一)槃槃國大臣曰:"崑崙……其言崑崙、古龍,聲相近,故或有謂爲古龍者。"綜觀上述諸名,可以斷定占波語之 Klun, Klaun,即柬埔寨語之 Khlon,又即吉蔑語之 Kurun,亦即暹羅語之 Krun。中國史乘中之古龍、歌倫、故倫,蓋爲不同之譯音也。復訛而爲崑崙,此崑崙爲 Kurun,無疑也。中國此種譯法,不少其例,如 Pahan 一地,諸蕃志作蓬豐,明史作彭亨,島夷誌略、星槎勝覽作彭坑;又如 Gandharum,宋史闍婆 (Java) 傳作崑勑盧麻;則 Kurun 之作崑崙,不足異也。茲再舉一例以證之。

伯希和云:"自八世紀至今,雲南人與緬甸人交通之道,起於大理,經永昌,在潞江 (Salouen) 之西,逾高黎貢山,其上有諸葛亮城,至此分道,其大道西南至伊洛瓦底 (Iraouaddy) 江,別一道直往西行。"伯希和關於山名有箋釋曰:"此山有高黎共、高崙、高良公、崑崙岡諸名。"(參考讀史方輿紀要卷一一三),雲南通志卷二六,新雲南通志稿卷一四,(譯者按:新雲南通志稿,爲 Sin yun nan t'ong che kao 之譯音,未識是否。疑 che 或爲 tche 之訛,手民誤排也。)考滇繫潞江蠻條云:"其地在騰越、永昌之間,高崙山在其南,潞江貫其北。中國至外蠻,須經過潞江蠻境,地勢重要。"據此書譯本附圖所載,此山名高黎貢,在緯度二十四度四十分,經度九十六度二十五分之間,質言之,在擺夷 (Thaï) 境內也。予不知中國人之各譯

名，本於何種土著語言，其高崙(公)及崑崙岡二異譯，與高黎貢及高良公二名相對照，不無可注意之點也。

前此所引古龍、歌倫、故倫、崑崙、諸號通用之地，即可認爲崑崙之國歟？當然不能也。前者嶺外代答(引證二十九)、諸蕃志(引證三十)二書所誌崑崙層期國一條，已明言其國在非洲東岸，其非吉蔑語之 Kurun 可知，此問題應別尋根據也。予以爲恆河之東各地，國王及大臣，以古龍、歌倫、故倫爲官號者，蓋即吉蔑語之 Kurun，占波語之 Klun；則崑崙一名，就中學 (Sinologique) 方面言，可附隸於吉蔑語之 Kurun；然就歷史方面言，應絕對分別，不可混淆也。此別一崑崙，蓋爲一種居留恆河之東，馬來羣島、非洲東岸各處，有血統關係人民之名稱也。

據往五天竺國傳(引證十二)云："崑崙諸國，闍茂爲大。"通典(引證十三)云："扶南王姓古龍。諸國多姓古龍。訊耆老言，古龍無姓氏，乃崑崙之訛。"唐會要(引證十七)云："殊奈及甘棠二國，皆崑崙人。"册府元龜(引證二十一)云："獨和羅國，崑崙人也。"又(引證二十二)云："藏河南入崑崙國。"新唐書(引證二十五)有大小崑崙國，在今緬甸(Martaban)灣之北。舊唐書(引證二十三)云："自林邑已南，皆卷髮黑身，通號爲崑崙。"以上各條，皆唐時(六一八至九〇六年)事也。是亦恆河東岸，印度之吉蔑種族繁盛時代，時在擺夷(Thaï)未至 Ménam 江下流之前也。殊奈及甘棠，今尚未考定其地。獨和羅國爲古之 Dvaravati 國。其他各國，吾人今已知其所在，皆在恆

河東方，占波及南緬甸之間。據舊唐書"自林邑已南"之語，馬來半島應爲崑崙所居。又據他書，更南之馬來羣島，亦屬崑崙範圍。義淨西域求法高僧傳運期傳（引證八）云："期在訶陵(Java)，善崑崙音。"此崑崙語爲其師爪哇法師智賢(Jnanabhadra) 所授可知。同一書又載有居室利佛逝 (Palemban) 之大津、貞固二僧解崑崙語。昔日此二地既操崑崙語，故中國僧人以其人爲崑崙人。吾人須知七世紀爪哇之崑崙語，即古爪哇之 Kawi 語，Palemban 地方應亦通行，即不然，亦爲當時通行於宮廷、教會、官廳之語。義淨又言馬來羣島西部十洲，中國人概喚爲崑崙，則馬來羣島西部，當時中國人已明認其爲崑崙也。

據續高僧傳(引證五)彥琮傳，七世紀初年，平林邑(Campa)，獲佛經一千三百五十餘部，皆崑崙書。此崑崙書爲占波 (Campa) 書，其字母爲印度所輸入，與恆河以東之印度及馬來羣島，皆受同一影響也。上述種種調查，皆能一致。大陸之崑崙，蓋包括北自占波，南至緬甸及馬來半島而言。第爪哇及 Palemban 之居民，亦爲崑崙，因其人操崑崙語也。予前已說明蘇門答剌及爪哇之崑崙語，即 Kawi 語。顧此古爪哇語與占波語、吉蔑語、得楞語頗相近。再就人體、文化、人種各方面比較之，七世紀蘇門答剌、爪哇、印度化之羣島人民，與大陸印度化之占波、吉蔑、得楞諸種，又多相近。是又無怪中國人概名大陸及羣島之人爲崑崙也。中國人之用崑崙一名，猶之吾人之用拉丁 (Latin) 或斯拉夫 (Slave) 之名，以名種族語言

相近之人民也。

據前引各書，未明言崑崙來自何地，祇知其常至廣州（引證十）。紀元七五三年，有一崑崙自寧波赴日本（引證十一）。有崑崙在暹羅灣某港貿易（引證十五）。唐時交州沿岸有崑崙海寇，或自寇略（引證十八），或偕爪哇人寇略（引證四十一）。此種作水手、商人、海寇之崑崙，明係暹羅、越南半島、馬來半島、馬來羣島之人。此外頓遜（Tenasserim）及緬甸之崑崙，亦可至 Kra 地峽之東岸，乘舟至暹羅灣、東京、廣州各處。此恆河以東之印度及馬來羣島各地之人，幾盡倚海爲生，與地中海之 Barbaresques 相類，以海寇而兼商人者也。海寇蓋爲東方人之重要事業，從古至最近之時，無時不然也。人咸以沿海寇略之事，歸之於馬來人，然吾人實不知古時馬來人有舟師也。東方及歐洲之遊記，無一誌有此事者。據中國書所載，紀元初數百年時，爪哇、吉蔑、占波、中國皆有海軍（其考見後）。總之紀元初一千年中，此處之言水手，即言海寇，二名實不可分也。惟視舟之多少，武裝强弱，以爲斷耳。若沿岸居民或海上船舶力强，則海寇自承爲平和商人。如其力弱，同一水手則爲海寇。視狀況之變化，今日之掠人者，常爲昨日之被掠者。所有海上居民，自東京至爪哇，自蘇門答剌及馬來半島至 Moluques，皆永遠以互相報復爲事者也。是欲求崑崙海寇於越南半島或馬來羣島之一地，爲事甚難。十五世紀、十七世紀及十九世紀（引證四十一）之安南史書云，七六七年，“抄略沿岸之海寇，來自崑崙、闍婆”。此崑崙爲馬來羣島人無疑，或即

諸蕃志之故倫，經吾人考定爲波羅島 (Bornéo) 西方之 Gurun 島者也。

水經注引林邑記，謂中國海軍敗林邑船至於崑崙（引證三）。關於此次海戰，安南史書明指此島爲茶陵 (Tourane) 東南之一島。此島當時名占筆羅，即 Culao Cham 猶言占波島。今日占波語之 palau, kulau 猶言島也。復由安南語一轉而爲 Culao Chiêm。中國人以崑崙之名名占波、吉蔑等種族。此島既爲占波島，或由 Kulau Cam 一轉而爲崑崙洲。亦未可知。

册府元龜載，七〇九年三月，"崑崙國遣使貢方物"（引證二十），然未明言爲何地。同一卷中載，同年十一月，"林邑國遣使貢方物"。此書所記林邑入貢之事不少，六八六年、六九一年、六九五年、六九九年、七〇二年、七〇三年、七〇六年、七〇七年、七〇九年、七一一年、七一二年、七一三年及七三一年等年，皆有貢使至中國。是年之崑崙、林邑兩貢使，是一是二，尚難考定也。

至十三世紀末年以後，崑崙之名，始有明指爲 Poulo Condore 一島者。考 Poulo Condore，爲馬來語 Pulaw Kundur 之轉，義猶言南瓜島也。柬埔寨人譯爲 Koh Tralach，義亦同。安南人則用中文崑崙之名，然一變而爲崑嫩 (Kundur)。馬可波羅行紀中名爲 Condur。島夷誌略又名軍屯。

如前所述，崑崙一名，昔爲中國西南多數大陸地方及島嶼之稱，自十四世紀以後，據周達觀、汪大淵、馬歡、費信等旅行家之遊記，遂又爲 Pulaw Kundur 之號。惟汪大淵云："又名軍

屯。”軍屯實爲土著原名之譯音。第崑崙爲中國著名之名稱，遂訛以爲此島之別號。

此種名稱變化之事，不無他例可援也。馬達伽斯迦 (Madagascar) 島，阿剌伯人名曰 Komr 島，後因音之相近，訛而爲 Kamar 島，華言月島也。歐洲人復易以 Saint-Laurent, Comores 諸名，原名遂不復識矣。

周達觀眞臘風土記云：“又自占城 (Campa) 順風可半月到眞蒲(地在安南南圻伯利 (Baria) 附近)，乃其境也。又自眞蒲行坤申針，過崑崙洋入港 Ménam。”此記之崑崙洋，蓋明指 Poulo Condore 島所在之海。島夷誌略及星槎勝覽之崑崙，亦明指 Poulo Condore 一島。自是以後，此島遂爲中國地理學者之崑崙矣。

趙汝适所記(引證二十八)之崑崙梅，今尙未能解說。

又如萍洲可談(引證二十六)所誌入水不眩之崑崙奴，宋史(引證三十四)所誌踏曲爲樂之崑崙奴，似爲輸入蘇門答剌東南方之非洲黑人。七二四年室利佛逝所貢之僧祇奴，八一三年訶陵入貢之僧祇奴，八六〇年爪哇碑誌之 Jengi，似皆指非洲東部之黑人 (Zangi)。

嶺外代答(引證二十九)崑崙層期國條云：“西南海上有崑崙層期國，連接大海島，常有大鵬飛，蔽日移晷。有野駱駝，大鵬遇則吞之。翅管壞作水桶。”此大鵬，即阿剌伯著作家之 Roh、賽德 (Ibn Sa'id)、帝馬司基 (Dimaski)、巴投大 (Ibn Batuta)、哇爾帝 (Ibn al-Wardi) 諸氏之著作一千零一夜、一

百零一夜諸民話，皆言有此大鵬。夫中國撰述與阿剌伯撰述之相符，亦無足異。蓋趙汝适亦聞諸波斯及阿剌伯之水手也。巴投大曾見此鳥於蘇門答剌。一千零一夜之水手及哇爾帝，亦云見之於同一地域。一千零一夜未言見於何地。帝馬司基及賽德則以其爲 Komr 島之大鳥。此二著作家所記此島之事，多羼雜錫蘭島 (Ceylan) 及吉蔑之事 要之此島爲今之馬達伽斯迦 (Madagascar) 無疑也、此崑崙屑期國，即此島及其附近之非洲沿岸。

綜合前引諸文，崑崙一名，蓋指下列之各地：

甲、恆河東及馬來羣島數島。

乙、Pulaw Kundur 島，即吾人地圖之崑崙山(Poulo Condore)。

丙、茶陵 (Tourane) 東南之占筆羅或占不牢島 (Culao Cham)。

丁、占波、眞臘、緬甸、馬來半島(頓遜及槃槃)、蘇門答剌、爪哇等地之崑崙國

戊、南詔附近之崑崙國。

己、廣西之崑崙關。

庚、非洲東岸及馬達伽斯迦島。

阿剌伯文及波斯文記載

十二世紀至十三世紀末年，阿剌伯及波斯地理學者，已知

中國西海之中有一地，一島，一城，名稱 Kamrun。

〔引證四十三〕伊德里西 (Edrisi) (一一五四年)云，自 Al-mudja 島至 Suma 島，兩日程。其島甚大。產麥甚富。有各種可食之鳥，皆爲印度不出產之飛禽。亦多椰樹。與此島相接之小島甚多。皆有人居。其王名 Kamrun。其地多風雨。週圍海水約深四十尋。山中產樟腦甚多，其質之良，爲他處所不及。諸島之中，有一名 Al-Fangan 之民族。髮卷而黑。投石擲兵及藥箭於過船，勇不可當。爲所見或爲所擄者，鮮能脫還。其人以鐵銅金環貫鼻。

〔引證四十四〕同一著者又云，國王 Kamrun 所屬有 Famusa 及 Lasma 二島。二島亦以國王之名自名。島人色白。女子美麗無比。男子勇健，且能攻掠快船。然惟與中國人不和時爲之(按此大島似爲蘇門答剌)。

〔引證四十五〕加至維尼 (Kazwini) (一二〇三年至一二八三年間人) 云：樟腦山爲印度海中之大山。山麓城聚甚多。有名 Kamrun 城者，Kamruni 蘆薈所自出也，猶之吉蔑產蘆薈即以 Al-kamari 名，占波產蘆薈即以占波 Al-canfi 名也。山下產樟樹。

〔引證四十六〕賽德 (Ibn Sa'id)㊀ (一二〇八至一二八六年間人)云，將抵 Bintan 島，即見 Kamrun 諸島。王居之島最大，在 Djawa (即蘇門答剌)諸島之東。Kamrun 城之名，亦即王世襲之名。其世系已於 Komr 島(按即 Madagascar)記中述之。此 Kamrun 島，在經度一五八度，緯度六度之間。

王所屬諸島，有小島無數。在王都之西，大島長約四百海里，寬約百海里。諸小島之西有羣島，與 Djawa（按即蘇門答剌）島相接。羣島產印度藥品及錫。火山島在其間。又有無底潭島。過 Kamrun 島北之羣島，有樟腦山無數。山在船舶赴中國之海中。山屬 Kamrun，有屬中國者。

〔引證四十七〕常馬司基 (Dimaski)（一三二五年）云：Kamrun 島鄰接 Sribuza（按即蘇門答剌）島。其地諸王名 Al-Kamrun，如中國之王名 Baqbur，占波之王名 Maharadja 也。

〔引證四十八〕同一著者，又述南海沿岸各地及其名稱云，極南過赤道至 Al-Kamrun 島，及 Sirendib（按即錫蘭）島。

〔引證四十九〕同一著者又云，吉蔑島即以產吉蔑 (Al-kamari) 蘆薈著名之地也。週圍約一月程。城聚甚多。中國、印度之信徒及學者皆至此地。島王號 Kamrun。

〔引證五十〕奴外力 (Nuwayri)（歿於一三三二年）云，蘆薈之最佳者爲 kamruni 蘆薈，產於印度最高處之 Al-Kamrun。或曰其地產名 Al-kamruni 蘆薈，故以名。

〔引證五十一〕阿布非達 (Abulfida)（一二七三年至一三三一年間人）云，中國海西行過 Kamrun 山。山在中國、印度之間，經度一二五度，緯度十度之間。多蘆薈之苗。

〔引證五十二〕同一著者又云，Kamrun 山，據 Kanun 及 Atwal 所載，在東經一二五度，北緯十度之間。在第一氣候帶之南。Kanun 一書，列此種山岳於海島之列。賽德(Ibn Sa'id)

誌 Kamrun 諸島云，王都在此羣島之東。經緯度同上。

〔引證五十三〕英沙 (Diwan al-Insa) (十五世紀中人)云，第二海出東大洋，往西流。流出之處，在中國東南極遠近赤道之處。順中國南部之西北流，過中國與印度分界處，中國諸山與 Kamrun 諸山間之荒漠，復順印度沿岸流。

〔引證五十四〕阿布法至 (Abu'l-Fazl) (一五九五年)云，Kamrun 諸山在赤道之南，經度一三〇度，緯度十度之間。地產蘆薈。

上引回教諸著者之文，Kamrun 諸山，在中國、印度之間(引證五十一、引證五十三)。Kamrun 羣島之南部在赤道之上(引證四十八)。Kamrun 產最佳之蘆薈(引證五十)，著名之蘆薈，(引證五十一、引證五十四)。Kamrun 爲產 Kamruni 蘆薈地方之名(引證四十五)。Suma 島之王，自號 Kamrun (引證四十三、引證四十四)，亦爲吉蔑王之名 (引證四十九)、Kamrun 諸島王之名(引證四十六、引證四十七)。

阿布非達之經緯度，蓋根據一〇四〇年 Biruni 氏之 Kanun al-mas'udi，……及十世紀 Al-Faris 之 Kitab Al-Atwal Wa'l-urud 二書。

據此二書所載，Kamrun 島及其他數島之經緯度如下:

島名	經度	緯度
爪哇 (Djawaga)	一一五	
Kamrun 諸山	一二五	一〇

蘇門答剌北之 Lamuri	一二六七	九
馬來半島之 Kalah	一三〇	八
室利佛逝 (Sribuza)	一四〇	一

伊德里西所誌諸島之經緯度如下:

地名	經度	緯度
Sribuza 即 Palemban	八八・三〇	三・四〇
Malabar 之 Kulam 即 Quilon	一三四・〇〇	一二・〇〇
Ma'bar 即 Coromandel	一四二・〇〇	一七・二五
Lamuri	一四四・〇〇	五・〇〇
Fawfal 按此地疑即諸蕃志之堡琶來	一四六・〇〇	
Djawa 都城即蘇門答剌	一五一・〇〇	一二・三〇
Kalah	一五四・一二	
Kamrum 島	一五八・〇〇	六・〇〇
占波城	一六二・〇〇	六・〇〇
吉蔑城	一六六・〇〇	二・〇〇

阿布法至所誌之經緯度如下:

地名	經度	緯度
Kalam	一〇二・〇〇	一八・三〇
Ma'bar 即 Coromandel	一〇二・〇〇	一七・二〇
Djawaga 島即爪哇	一〇四・〇〇	一五・〇〇

Kamrum 諸山	一三〇・〇〇	一〇・〇〇
Lamuri	一三〇・〇〇	九・〇〇
Kalah	一四〇・〇〇	八・〇〇
Mahardja 島	一五〇・〇〇	一・〇〇

據 Kanun 及 Atwal 所誌，Kamrun 諸山在爪哇之東十度，Kalah 之西五度，蘇門答剌北部之西一二度，Palemban 之西十五度。據賽德所誌，Kamrun 島在蘇門答剌、馬來半島及爪哇之東，占波之西。占波又在吉蔑之西。據阿布法至所誌，Kamrun 諸山在爪哇之東，Lamuri 及 Kalah 之西。綜觀上引諸書，誤以爪哇在蘇門答剌之西，占波在柬埔寨之西，致方位不能明確指定。惟據賽德及帝馬司基二氏之說，Kamrun 蓋爲馬來羣島中近蘇門答剌東岸之一島也。

僅據上引之文，自無地理價值可言。但與前引之中文記載相對照，不難發見一線光明也。

扶南國即古之柬埔寨。王及大臣皆號爲崑崙（引證二）。古之頓遜，似即今之 Tenasserim，扶南之一屬國也。國王名崑崙（引證四）。馬來半島之槃槃，或爲古代柬埔寨之一屬國，大臣名崑崙。馬端臨曰："其言崑崙、古龍聲相近，故或有謂爲古龍者。"（引證三十一）。八世紀末通典曰："隋時扶南國王姓古龍。訊耆老，言古龍無姓氏，乃崑崙之訛。"（引證十三）。通考之歌倫，宋史之故倫，皆占波之稱號。又據前引諸書，恆河之東南部及馬來羣島西部，土人皆號爲崑崙。又據南海寄

歸傳注云：堀倫、骨倫、崑崙，蓋一地異名。綜合中文之記載，大要如此。

據回教著者之記載，帝馬司基誌吉蔑海國曰："王號 Kamrun。"（引證四十九）。此爲十四世紀之記載。此外十二世紀至十四世紀諸記載，亦咸誌有一名 Kamrun 之國，或其王名 Kamrun 之國。賽德且言其島，其王都，其王，皆號 Kamrun，其號世襲。（引證四十六）。質言之，Kamrun 地方之 Kamrun 民族有一 Kamrun 皇朝也，阿剌伯文之 Kamrun，譯以唐宋之音，則爲甘侖。顧中國譯音對於二綴音，常用韻母同收聲之音，甘侖之爲崑崙，亦不足異也。由是觀之，中文記載（引證二、引證十二、引證二十三）與阿剌伯文記載，可云相符矣。

阿剌伯文中尙誌有一事，離奇異常，附誌於此，以廣異聞。據云，創世紀雅弗 (Japhet) 之子歌瑪 (Gomer)，傳種於吉蔑、Komr、中國三處。此三族之祖，居於大地之東。後因不和，中國人乃逐其鄰族於海島之中。自是以後，吉蔑居今之柬埔寨，Komr 移殖於今之馬達伽斯迦 (Madagascar) 島。此種傳說之由來，蓋由 Gomer 一轉而爲 Kamir，即阿剌伯文占波之名也。又轉而爲 Komr，即阿剌伯文馬達伽斯迦島之名也。

由此傳說，可以推測當時移民之狀況。其初由亞洲高原南下，至恆河東部，旋南下至馬來羣島，後由此西遷馬達伽斯迦島。

爪哇吉蔑占波中國之海軍

中國之南海，亦一種地中海也。自臺灣至 Billiton 島，西惟有滿剌加海峽可通，南僅有 Banka 及 Karimata 二海峽可涉。此外自蘇門答剌至福建，皆島嶼陸地相接。其東南及南方，爲波羅島 (Bornéo) 及菲律賓羣島 (Philippines) 所限。呂宋 (Luçon) 與臺灣之間，及臺灣與福建之間，有寬數百海里之海道通東海，此即阿剌伯水手所稱之"中國門戶"也。彼等由越南赴廣州、杭州，蓋遵此道而行。南海之東南，有爪哇海、佛羅理 (Flores) 海、班達 (Banda) 海、又有蘇祿 (Jolo) 海、西里伯 (Célèbes) 海、西里伯 (Célèbes) 海、有馬加撒 (Makaasar) 海峽通爪哇海，然此道不爲爪哇、婆里與中國各港通航者所利用。爪哇之使臣赴中國，乃循邦加 (Banka) 海峽，沿蘇門答剌、馬來半島、越南半島行，而抵交州、廣州。其中有一部份爲印度移民東漸之故道，故於沿途之港，尙見印度傳佈文化人之後裔，及印度化之土著。是亦馬來羣島人之遠祖，自恆河東南赴爪哇海所遵之古道也。考爪哇、蘇門答剌、馬來半島、越南半島之交際，爲時甚古。夫欲此種交際之維持，及與中國之直接關係成立，非有一種爪哇、吉蔑、占波、交趾及中國之海軍不可。此種南海土著海軍問題，雖甚重要，然據予所知，尙無人研究及此。馬來羣島之東部及越南半島之古史，前爲吾人所不明。玆因中國及安南史文之翻譯，以及梵文、吉蔑文、占波

文、柬埔寨文碑誌之刊佈，始漸了解。史文及碑銘固未完全表露，然其證據確著，綜合研究之，實有裨於學問匪淺。茲將所輯之史料列述於下：

中國　前漢書地理志(卷二十八下)云："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國；又船行可四月，有邑盧沒國；又船行可二十餘日，有諶離國；步行可十餘日，有夫甘都盧國；自夫甘都盧國船行可二月餘，有黃支國，民俗略與珠厓相類，其州廣大，戶口多，多異物，自武帝以來(紀元前一四〇至八六年間)，皆獻見。有譯長屬黃門，與應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離、奇石、異物，齎黃金雜繒而往，所至國皆稟食爲耦，蠻夷賈船轉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殺人，又苦逢風波溺死，不者數年來還，大珠至圍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紀元一至六年)，王莽輔政，欲燿威德，厚遺黃支王，令遣使獻生犀牛。自黃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黃支之南有已程不國，漢之譯使自此還矣。"

中國　紀元四十四年時，馬援平交趾，上言曰（見水經注引交州外域記）："臣謹與交趾精兵萬二千人，與大兵合二萬人，船車大小二千艘，自入交趾於今爲盛㊇。"

爪哇　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云："永建六年（按是年十二月應爲一三二年初），日南徼外葉調(按古爪哇文作 Yayadwipa，梵文作 Yavadvipa，即爪哇也)。王便，(按便古讀如 wien，即古爪哇文之 Warman，梵文之 varman，爲君主之尊號，非人名。)遣使貢獻。帝賜調便(按即古爪哇文之 dewa-

warman,梵文之 devavarman，亦尊號也。)金印紫綬。"

印度　後漢書西域傳云："和帝時（八六至一〇五年)㊀，天竺數遣使貢獻。後西域反畔乃絕。至桓帝延熹二年（一五九年)、四年(一六一年)，頻從日南徼外來獻。"沙畹 (Chavannes) 云：一五九年及一六一年之天竺使臣所遵之道，亦即一六六年所謂大秦王安敦 (Marc-Aurèle) 遣使所取之途。此羅馬使臣之遣派，有人以爲當時陸地因 Avidius Cassius 征安息，旋有瘟疫，道路梗阻，絲之交易斷絕，Marc-Aurèle 乃通海道，故遣使至中國。其實此人爲一尋常商賈。中國與大秦之海上交通，不始於 Marc-Aurèle 之時。紀元一二年時，已有大秦幻人至撣國(緬甸)也。

吉蔑　吳歷㊁曰（譯者按：原文爲 Wou-li，不知爲何書所引。)："黃武四年(二二五年)，扶南等外國獻流離（按即玻璃)。"

吉蔑　同時(譯者按：原書未注明出處，似據梁書卷五十四海南諸夷列傳譯文)，"扶南國人共舉大將范蔓爲王。蔓勇健有權略。復以兵威攻伐旁國，咸服屬之。自號扶南大王。乃治作大船，窮漲海。攻十餘國。開地五六千里。"

吉蔑　水經注卷一引扶南傳曰(譯者按：水經注卷一及卷三十六所引扶南傳，皆無下述之文，所舉書名，似有誤也。)："昔有嘆楊國人，自天竺來扶南貿易。以天竺土俗告扶南王范旃曰：'其國佛道所興國也。貨財充積，土地饒沃，百物恣心所欲。歷來各大國，莫不賓服。'旃詢其國遠近，何時可至。其人

答曰：'離此三萬里，來去須三四年。其國居天地之中'㊂"云云。（譯者按：下文見梁書中天竺條。）"吳時（二二二至二八〇年），扶南王范旃遣親人蘇勿使其國。從扶南發投拘利口，循海大灣中正西北，入歷灣邊數國，可一年餘，到天竺江（即恆河）口，逆水行七千里乃至焉。天竺王驚曰：'海濱極遠，猶有此人乎！'即令觀視國內。仍差陳、宋二人，以月支馬四疋報旃。勿積四年方至。其時吳遣中郎康泰使扶南，及見宋等，具問天竺土俗"㊃云云。

交趾及占波　二四八年，林邑兵寇交趾（今東京）九眞（今清化），殺傷甚多，並破來禦之舟船。其地遂以古戰灣名。（譯者按：此條不知何所本。唯古戰灣名，見水經注。）

占波　二五九年，交州刺史温放之（譯者按：原文爲 Wen-Fang-tche，應爲晉書卷六十七温嶠傳，嶠子放之。此一條亦不知本於何書。）以兵及舟師征林邑㊄。

交趾及占波　四〇七年，交趾太守杜瑗，遣海邏督護阮斐，討破林邑，斬獲甚衆。時晉室已衰，天下大亂，諸州刺史更相爲叛。范胡達（三八〇年至四一二年之林邑王）乘勢侵寇日南、九眞愈甚，舟師焚掠邊海各地。自是以後，無歲不寇。㊅（譯者按：此條亦不知本於何書。）

占波　四三一年，林邑王范陽邁（按 Yan-mah 占波語，金王也。）遣樓船百餘寇日南、九眞。（譯者按：此條見宋書卷九十七。）

交趾及占波　四三一年，亦即交趾與林邑海上舟戰之年。

林邑舟師敗績（譯者按：此條節引水經注卷三十六引林邑記，交州刺史阮彌之征林邑事。惟事在元嘉元年。此條則據宋書、梁書、南史，作元嘉八年）。

吉蔑及中國　扶南國之僧人，昔亦曾至中國（譯者按：本條見續高僧傳卷一）。其一僧名僧伽婆羅 (Sanghapala)，生於四六〇年。聞齊國（四七九至五〇一年）弘法，隨舶至都。梁天監五年（五〇六年），武帝敕召於扶南館等五處傳譯佛書，十有六年。普通五年（五二四年）卒，年六十有五。

又一扶南沙門名曼陀羅 (Mandra, Mandrasena)，五〇三年大齎梵本，遠來貢獻。勅與婆羅共譯。……雖事傳譯，未善梁言。

占波　水經注引林邑記曰："盡紘滄之徼遠，極流服之無外。地濱海。"（譯者按：原著下有"衆國舟舶所經"之譯文，然水經注無此語也。）

印度及中國　據賈耽皇華四達記所述，安南有陸路可通印度。然達摩 (Bodhidarma) 至番禺，乃泛海而來（五二一年），可知當時海行較便也。

印度吉蔑及中國　據圖書集成引梁四公記，（並見太平御覽卷八〇八），扶南大舶從西天竺國來賣碧玻璃鏡。

中國　六〇五年，隋以兵舟擊林邑，破之。

交趾崑崙及中國　七六七年，闍婆崑崙人侵入鎮南都護府之交州，都護張伯義，招都尉敗之於朱戲（譯者按：此條據著者云，出馬司帛洛之占波史。查占波史，又云出大越史記。今

未見此書，不知大越史記又本何書）。

爪哇　據占波梵文碑誌云：七八七年，爪哇以舟載兵來焚賓童龍 (Panduranga) 都城西方之 Bhadradhipatiçvara 廟寺，變爲荒墟。

交趾及占波　新唐書卷二二二下曰："環王元和初（八〇九年）不朝獻。安南都護張舟執其僞驩愛州都統，斬三萬級。虜王子五十九。獲戰象、鞦鎧。"

吉蔑　據八八九至九〇八年君臨眞臘 (Cambodge) 之 Yaçovarman 王碑誌云："予以此王較海爲深，所以其敵人畏之，寧可投身於海。彼於一遠征之際，破數千舟於大海之沿岸，以示必勝。"

爪哇　宰德 (Abu Zayd) 當九一六年時，記述有云：古時有爪哇 (Djawaga)，其王以千舟載兵征吉蔑。

爪哇占波波羅菲律賓三佛齊及古邏　宋史卷一八六食貨志曰："開寶四年（九七一年），置市舶司於廣州。後又於杭、明州置司。凡大食 (Arabes)、古邏 (Kalah)、闍婆 (Java)、占城 (Campa)、勃泥 (Bornéo)、麻逸 (Philippines)、三佛齊 (Palemban) 諸蕃，並通貨易。以金、銀、緡錢、鉛、錫、雜色帛、瓷器、市香、藥、犀、象、珊瑚、琥珀、珠琲、鑌鐵、鼈皮、瑇瑁、瑪瑙、車渠、水精、蕃布、烏檛、蘇木等物。"

占波　九七九年，占波王 Parameçvarvaman 以舟師攻安南。舟入富良江（紅河），過大鷄及小康海口。夜爲暴風所覆，惟王舟得張帆遁去（見占波史引大越史記）。

交趾　數月之後，安南大將黎桓廢主自立。治海舟以兵擊占波，攻殺其王(見占波史引大越史記)。(譯者按:通考載端拱元年，占城遣使貢方物，且訴爲交州所攻，國中人民財貨皆爲所掠，即指此戰。)

占波　九九五年，占波王 Indravarman V. 遣使朝宋太宗，奉表詞甚恭順。且言京師渡海萬里至臣國。

交趾　一〇二一年春，占波北境之布政寨(今廣平府內)爲安南舟師所侵(以上二條，見占波史)。

占波及交趾　一〇四三年，占波王 Jaya Sinhavarman II 以舟師侵安南海岸。安南太宗李佛瑪(一名德政)乃命開皇王日尊攝政。治百餘海舟，具萬櫓，自率之以擊占波(據占波史引越史略及越史通鑑綱目)。

交趾　一〇六九年，安南聖宗李日尊，命舟師擊占波，擒其王(據占波史引越史略)。

占波　一一二八年，眞臘王 Suryavarman II 以七百舟侵掠清化沿岸(據占波史引大越史記)。

占波　一一七七年，占波王 Jaya Indravarman IV 以舟師襲眞臘王 Dharanindravarman 之國都，大掠而還(見宋史及通考)。

占波　一二〇三年，占波王 Suryavarman 以二百舟至九羅(據越史通鑑綱目卷五。九羅在今奇英讓海口)。

吉蔑　一二〇七年(據占波文爲一二一六及一二一八年，此據安南大越史記)，占波王 Jaya Harivarman II 之長

子，育於 Jayavarman VII 之宮廷者也，以眞臘兵攻安南之乂安。

中國　一二八二年七月，元世祖討占城，發軍五千，海船百艘，戰船二千五百，命唆都將之以行。次年五月，又調軍萬五千人從征。一二八四年，又發軍萬五千人，船二百艘，船不足，命江西省益之（見元史世祖本紀卷十二、十三）。

中國　元世祖使右丞孟淇使爪哇。爪哇黥其面使還。元帝怒。一二九二年，命亦黑迷失及史弼，將兵三萬伐之。師會於泉州。次年春，舟師次占城（譯者按：以上見元史，後未詳出何書）。分爲兩隊：一隊討爪哇，一隊安撫南無力 (Lamuri)、蘇木都剌 (Sumatra) 八剌剌 (Perlak) 諸國㊀。

交趾及占波　一三七七年至一三八七年間，安南與占城海戰數次，當占城王制蓬峨之時代也（見大越史記全書）。

入朝中國之使臣

交通既有舟船，國交遂以聯絡，由是有使臣之派遣焉。此項入朝中國之使臣，隨從之人甚衆，所需舟船亦多。其目的似在以本地之方物，暨象犀虎獅之屬，獻之於中國皇帝。茲將中國史書所誌，南海諸國朝貢之事，彙錄於下：

爪哇國在中國史書中，有葉調、闍婆婆達、訶陵、闍婆、爪哇諸名。其使臣朝貢之年如下：

一三二年，四三三年，四三五年，六四〇或六四八年，六六

六年，七六七年，七六八年，八一三年（獻僧祇奴四、五色鸚鵡、頻伽鳥等），八一八年，八二〇年，八三一年，八六〇至八七三年（獻女樂），九九三年，一一三〇年，一三七〇年，一三七二年，一三七五年，一三七七年，一三七九年，一三八〇年，一三八一年（獻黑奴及方物），一三八二年（獻黑奴、大珠、胡椒），一三九三年，一三九四年，一四一五年，一四一六年，一四一八年，一四三二年，一四四〇年，一四四六年，一四五二年，一四六〇年，一四六五年，一四九九年。

爪哇島中之訶羅單國，四三〇年遣使獻金剛指環及鸚鵡鳥、天竺國白疊吉貝、葉波國吉貝〔葉波似即健馱羅 (Gandhara)，吉貝棉也。〕[60] 等物。四三三年，四三四年，四三六年，四三七年，四四九年，四五二年，皆有貢使至中國。

吉蔑一地，初名扶南，後名眞臘者也。於下記之年，遣使至中國。

二二五年或二二五至二三〇年間，二四三年，二六八年，二八五年，二八六年，二八七年，三五七年，四三四年，四三五年，四三八年，四八四年，五〇三年，五一一年，五一四年，五一七年，五一九年（送天竺旃檀瑞像、婆羅樹葉幷獻火齊珠、鬱金蘇合等香），五二〇年，五三〇年，五三五年，五三九年（獻生犀），五五九年，五七二年，五八八年，六一六年或六一七年，六一八至六二六年，六二七至六四九年。

占波一地，中國史書中有林邑、環王、占城諸名。自三世紀以來，即有使臣至中國。初見於記載者爲二三〇年。此後

爲二六八年，二八四年，三四〇年，三七二年，三七三年，三七七年，三八二年，四一四年，四一七年，四二一年，四三〇年，四三三年，四三四年，四三八年，四三九年，四四一年，四五五年，四五八年(獻金銀器及香布諸物)，四七二年，四九一年，四九二年，五〇二年，五一〇年(獻白猴)，五一二年，五一四年，五二六年，五二七年，五二九年，五三四年，五六八年，五七二年，五九五年，六二三年，六二五年，六二八年(獻犀牛)，六三〇年，六三一年，六四〇年，六四二年，六五三年，六五四年(獻馴象)，六五七年，六六九年，六七〇年，六八六年，六九一年，六九五年，六九九年，七〇二年，七〇三年，七〇六年，七〇七年，七〇九年，七一一年，七一二年，七一三年，七三一年，七四九年，七九三年，九五一年，九五八年，九五九年，九六〇年，九六二年，九六六年，九六七年，九七〇年，九七一年，九七三年，九七四年，九七六年，九七七年，九七八年，九七九年，九八二年，九八三年，九八五年，九八六年，九九〇年，一〇〇四年，一〇〇六年，一〇一〇年，一〇一一年，一〇一五年，一〇一八年，一〇三〇年，一〇四二年，一〇五〇年，一〇五三年，一〇五六年，一〇六一年，一〇六二年，一〇七七年，一〇八六年，一〇九二年，一一〇四年，一一一六年，一一二七年，一一二九年，一一五五年，一一六七年，一一七四年，一一七六年，一二七九年，一二八〇年，一二八一年，一二八五年，一三二二年，一三二三年，一三二七年，一三二八年，一三三〇年，一三六九年，一三七〇年，一三七一或一三七二年，一三九一年，一三九七

年，一三九九年，一四〇三年，一四〇四年，一四〇五年，一四〇六年，一四〇八年，一四〇九年，一四一〇年，一四一二年，一四一三年，一四一五年，一四一六年，一四一七年，一四一八年，一四一九年，一四二〇年，一四二二年，一四二三年，一四二四年，一四二五年，一四二六年，一四二七年，一四二八年，一四二九年，一四三〇年，一四三一年，一四三二年，一四三三年，一四三四年，一四三五年，一四三六年，一四三八年，一四三九年，一四四〇年，一四四一年，一四四二年，一四四三年，一四四五年，一四四六年，一四五三年，一四五九年。

比較外國使臣至中國者，以爪哇爲最少。自二世紀迄十五世紀之間，僅有三十餘次。如詳細檢閱中國史書，容或不止此數。中國人視此類使臣之來朝，即爲外國臣服之證。彼來朝者之目的，或別有所圖，故不惜自卑以媚"天子"。遠東之外交，實巧不可測也。爪哇之使不常至中國。乃明時爪哇貢使至廣州，其地之長官反病爪哇貢使頻來，所費太多(事見明史)，可以覘貢使之目的，有利則至，無利不來也。

茲引通考所誌千陀利入貢一事，可見此種通使之作用。據云："梁天監元年(五〇二年)，其王瞿曇脩跋陀羅(Gautama Subhadra)……夢一僧曰：'中國今有聖主，十年之後，佛法大興。汝若遣使貢奉禮敬，則土地豐樂，商旅百倍。若不信我，則境土不得自安。'云云。"當時梁武帝好佛，爲外國所知，故外國假以逢迎。故馬端臨又曰："梁武帝好佛之志，通於華夷。適千陀利以其時入貢，佞臣黠僧遂立此說，導之以納諂，非事

雪也。島夷朝貢，不過利於互市賜予，豈眞慕義而來。……況所謂毘曇脩跋陀羅者，本佛之徒，亦欲其教之行於中土，又安知其不自神其說，以中帝之欲乎?"

總而言之，此類使臣，常以得中國朝廷之賞賚逾於貢品之價值爲目的，亦一種謀利之商業也。有時且有外國以掠奪之物爲貢品，因以爭訟者。閻馬端臨另一記載可以知之。據通考曰："乾道三年(一一六七年)，占城鄒亞娜〔按即占波王 Jaya Harivarman IV〕遣使入貢，詔受其獻十分之一。既而福建市舶司言，大食國人烏師點等，訴占城入貢即所奪本國物。上以爭訟卻之。……臣僚亦言，鄒亞娜承襲，若以禮入貢，則當議封，既與大食爭訟，難即降詔，俟再貢如禮，然後賜命。"

爪哇、吉蔑、占波三國，最先遣使中國時，在一三二年，二二五年，二三〇年。當時中國史籍既有證明，其地之文化發達可知。此種記載，關係實甚重要也。一三二年遣使至中國之爪哇國王，名調便，調便即梵文 Devavarman 之譯音，又可藉以知當時此島受印度化已久。Devavarman 爲一種尊號 abhisekanaman，其義猶言天佑。國王既用此外來之尊號，可知一三二年時，此島早已染印度之風習信仰矣。

當印度最初傳佈文化人至爪哇之時，其人民之程度，必與今日越南半島、馬來羣島及馬達伽斯迦 (Madagascar) 島之野人相等。三十年前，予在馬達伽斯迦島時，曾與從未與外族相接近之土人接談。據云："相傳彼等祖先，在二千年前，由海外之一地移此。"此海外地方，應爲馬來羣島。

爪哇人印度化之前，其程度或不及馬達伽斯迦島之土人，蓋馬達伽斯迦島土人，尚能憶及其祖先來自海外一地。而爪哇人則鮮有憶及其祖先來自恆河東方者也。

據古代之傳說。印度人之殖民馬來羣島，爲一種和平的移徙。又據十八世紀末年及十九世紀初年，歐洲人所聞之傳說，其殖民之方法，大致如下："印度二三船舶，航行至爪哇，即以其禮物、醫術、護符、與本地酋長相接近。此種方法，自阿丁(Aden) 及非洲以東至中國沿岸，皆有效驗。外來之人，應表示其富，並眩其治病除災之能。印度人頗諳練此術，初至其地，不用通譯，自習其語言。設與酋長之女結婚，尤易收傳佈文化之效果。"顧爪哇語言中無相類之名詞可用，遂即用印度之名稱，古爪哇語遂增無數新名詞。檢閱古爪哇語字典，即可見印度化之影響。溯自最初印度人蒞其地之時，以至土酋已受印度化之際，爲時必甚久也。

據後漢書所載，一三二年時，爪哇王名調便 (Varman)。同一尊號，印度數王朝之君主已曾用之。此爪哇調便之遣使至中國，必已習知海外有一强大帝國，故入貢以求保護補助。此爲一種外交政策之開始，非具有高等文化，習知海上航情者，不克爲之。

恆河以東各地之印度化，人以爲在紀元初一世紀時。茲觀前述爪哇之一三二年遣使一事，爪哇之印度化，可上溯至紀元之前，蓋一種文化之輸入，須經長久時間之醞釀，始有成績。由此推之，恆河以東之印度化，必亦在紀元以前也。

爪哇島中之訶羅單國，五世紀時，七次入貢中國。其貢物中有印度之吉貝，可知當時已有印度商人至此國。扶南最初朝貢中國，在二二五年。據圖書集成引吳歷云：黃武四年，扶南等外國入貢流離。此流離即 Prakrit 文之 verulya，梵文之 vaidurya，即玻璃也。此玻璃必非扶南土產，似由印度輸入。觀此處流離，及前漢書碧流離之名，不難知其所從來之地矣。

晉書（譯者按：晉書爲通考之訛。）略曰："扶南國有城邑宮室。……國人耕種爲務，一歲種，三歲穫。又好雕文刻鏤。食器多以銀爲之。……貢賦以金銀珠香。亦有書記府庫。文字類胡。"觀此記載，可知三世紀時（其使初至中國在二二五年）吉蔑之文化發揚。又觀其"亦有書記府庫，文字類胡"二語，可證明印度文化已經傳佈。

據晉書（二六五至四一九年）、南齊書（四七一至五〇一年）、梁書（五〇二至五五六年）三史所載："女王柳葉之時，其南有徼國，有事鬼神者，字混塡（Kaundinya），乘船入扶南外邑。柳葉人衆見舶至，欲取之。混塡即張弓射其舶。穿一面，矢及侍者，柳葉大懼，舉衆降混塡。混塡乃教柳葉穿布貫頭，形不復露，遂治其國。納柳葉爲妻，生子分王七邑。"伯希和考定混塡至扶南之時，最晚不過一世紀下半葉。梁書所載扶南諸王世系，混塡、柳葉生子。其後有數王不詳其名。後有王名混盤況，觀其姓可知爲混塡之後裔，年九十餘乃死。子盤盤立，三年死。

伯希和云，南詔諸王無姓，即以父名之末一字爲姓，如皮邏閣、閣羅鳳、鳳伽異、異牟尋、尋閣勸、勸龍晟之類是也。其餘各詔，未爲南詔合併以前，命名之法亦同（見 deux itinéraires p. 165）。緬甸之風習亦同，斐爾 (Phayre) 之緬甸史 (History of Burma, p. 279) 中所列諸王世系表，明著其事也。中國有族姓，外人至中國者，常以其地名省爲姓，如月支之支，天竺之竺，康居之康是也（見伯希和撰 Le Fou-nan, p. 252）。此例之外，更有林邑、扶南國王之姓范，葉調（爪哇）王之姓便，皆爲印度化王號 Varman 之省稱。上述扶南創始諸王，前二王首一字皆爲混，著其姓也。後一王祇名盤盤，此名與盤盤國名相同。據梁書云："其後王憍陳如 (Kaundinya)，本天竺婆羅門也。有神語曰：'應王扶南。'憍陳如心悅，南至盤盤。扶南人聞之，舉國欣戴，迎而立焉。復改制度，用天竺法。"㊀ 此扶南王之名盤盤，與此國似不無關係。

盤盤死，國人共舉大將范蔓爲王。以兵威伐傍國，咸服屬之。自號扶南大王。蔓死，蔓姊子旃殺太子金生，自立爲王，在位二十年。二四三年之貢使，爲旃所遣。二二五至二三〇年間之貢使，或亦爲其所派。當二四〇至二四五年間，此扶南王又曾遣使至天竺謁茂論 (Murundas) 王朝之國王。此王在位應在二二五至二四五年時也。後范蔓之少子長，又襲殺旃。旃大將范尋，又殺長而自立。吳使康泰、朱應至此國，即在范尋王扶南之時。

當此二百年間之扶南王，據梁書所記，其數在六人以上；因混塡之後有若干王，爲史所未載，而混塡、混盤況、范蔓諸王在位年數，亦未能詳也。

在位國王之數，固未能知，然混塡至扶南之時，當約略可考。然則何以知之？吾於史書所載柳葉時代扶南人倮身跣行一事知之。其人旣未至衣服時期，其未開化可知。嗣後吳、晉之時，乃有城邑宮室、彫刻之物、銀製食器、書記、府庫、文字、大船，又有外交使臣，其文化已蒸蒸日上可知矣。此開化時，與柳葉時代倮身跣行之時相距，必有數百年。混塡至扶南，應在紀元以前也。

漢之日南郡，考其今地，北至橫山，南至 Varella 角。所屬五縣，最南者爲象林，即後來林邑之都城也。旋由象林一變而爲林邑。又由林邑一城之名，一變而爲占波全國之號。林邑之名，初見於漢初平年間（約當一九二年時），縣功曹姓區，有子曰連，殺縣令，自號爲林邑王。此時之前五十五年時，日南象林徼外蠻夷、區憐等數千人，攻象林縣，燒城寺，殺長吏。又前三十七年時，日南象林蠻夷二千餘人，寇掠百姓，燔燒官寺。

鄂盧梭 (Auronsseau) 云，昔之占種據地，在日南郡之南，今日 Nha-trang（譯者按：其地名衙莊），及 Phan-rang 之間。其勢漸北侵，蠶食日南，而成一獨立大國。考當時人名有區憐、區連。地名有區粟，此區粟或爲漢西捲縣之譯名。地在今之順化。又占種居宅之一部，有名西區者。區字凡數見，疑皆指

古之占種也。

古之日南，雖無明文可以引證，然予以爲即占種所居之地。考後漢書任延傳，當紀元二十五年時，延爲九眞太守。九眞(今之清化省)俗以射獵爲業，不知牛耕。延乃教之墾闢田疇。又考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凡交趾所統，雖置郡縣，而言語各異，重譯乃通。人如禽獸，長幼無別。項髻徒跣，以布貫頭。且叛服無常，時寇掠百姓，燔燒城寺，攻殺長吏。郡縣發兵討擊，則遁走深林。此等記載，皆可引爲傍證也。

考安南清化省 Vo Can 村之梵文占波碑，上有 çri mara 之名稱。馬司帛洛 (G. Maspero) 考證此人，似爲二世紀時之人，且擬爲一九二年自號林邑王之區連。予以此 çri mara 不特可視爲一九二年之區連，且亦可視爲一三七之區憐，或一〇〇年象林蠻夷之渠帥，其人既聚有數千之多，非烏合之衆可比，必爲一種有組織的反抗漢朝統治之舉動也。

今日之東京及安南地方，紀元前三世紀時，即爲秦始皇所侵略。前漢(紀元前二〇六至紀元二十四年)及後漢(二五至二二〇年)時，分爲交趾(河內)、九眞(清化)、日南三郡。當漢人征服日南之時，其地土著已受印度化，亦非不可能之事。觀其略地祇能南至 Varella 角，而三郡之內帶有叛亂，二事，似其地之土人，已有種族之自覺心，雖屬敗而其志不屈。中國史書雖言其人爲射獵不知耕種之蠻夷，吾人頗疑其語焉不實。土人之叛，或在象林，或在日南徼外；可見其南必爲一獨立國，其血統與象林之人同也。

由前之假說，吾人以漢時象林之土著，與象林南方之鄰國，爲同種。其能構成一種國民，似由一種共同印度化有以致之。最初印度傳佈文化人之來此，應在紀元前三四世紀時。前述之 çri mara，君臨其地，應在是時。予前因一三二年爪哇國王之用梵文尊號，遂斷其印度化在紀元之前。爪哇開化既早，扶南、占波二地，似亦不應落後也。

若吾人將爪哇、扶南、占波三國印度化之時，位置於紀元之前，其古代之歷史，始易解說。蓋須有數百年之文化，始有一名 devavarman 之君主，遣使至漢朝；須有一混塡之蕩扶南，始有一用 Varman 尊號之范蔓，以海軍征服鄰國，而其後王范旃始能遣使至中國及天竺也。占波初遣使至中國在二三〇年。其以舟師侵交趾、九眞，在二四八年，其開化已久可知。總之，此三國之印度化，在紀元之前，似無可疑。其造舟之術，必亦傳之印度。三世紀初年，范蔓治作大船，窮漲海，攻十餘國，其非尋常蠻人小舟可知。又如三國之遣使，又必需大船可知。第駕大船航行遠海，又非深悉數術、物理、天文之人莫辦也。

觀二三世紀時爪哇、扶南、占波之遠征，及其遣使中國二事，其印度化不在一世紀時，應遠溯至紀元前四五世紀時也。

由是觀之，古代吉蔑、占波及馬來羣島西部之印度化，成績甚佳。始因紀元最初數世紀中，國內文化之展佈，繼以國外事業之擴張，遂效法其印度之傳佈文化人，有爲輸出商人，遠海航客，通明外交使臣矣。各國既視中國交際爲名利兼收之

舉，而中國方面亦不冷淡遇之。當紀元前三世紀時，秦始皇已略取東京及安南。百年之後，漢武帝時，遠國皆來朝貢。觀前譯漢書地理志之文，可以見其盛矣。當時漢時使節之行程大致如下：

去程

自東京灣北至都元國，海行五月。

自都元國至邑盧沒國，海行四月。

自邑盧沒國至諶離國，海行二十餘日。

自諶離國至夫甘都盧國，陸行十餘日。

自夫甘都盧國至黃支國，海行二月餘。

共海行十二月，陸行十餘日。

歸程

自黃支國至皮宗，海行八月。

自皮宗至象林，海行二月。

共海行八月。㊂

又考宋史及文獻通考所載，注輦 (Coromandel) 使臣三文自本國至廣州之行程，在路凡千一百五十日，是於一〇〇六年離印度，於一〇〇九年九月至宋都城也。茲將其海行之行程日期列下：

自注輦歷那勿丹山、㊃婆（宋史作娑）里、西蘭山至占賓國。七十七日

自占賓國歷伊麻羅里山至古羅國。 六十一日

自古羅國歷加八山、古（宋史作占）不牢山、舟寶龍山至三佛齊

國。　七十一日

自三佛齊國度蠻山水口，歷天竺山至賓頭狼山。　十八日

自賓頭狼山至廣州。　二十日

共　二百四十七日

如上表，自注輦至廣州約海行八月餘也。注輦使言離本國千一百五十日者，合計其在各地停留之時間而言也。

茲再並列前漢書與通考之行程於下：

前漢書	時間	通考	時間
黃支	二月	注輦	七十七日
夫甘都盧	十餘日	那勿丹山	
諶離		婆里、西蘭山	
邑盧沒	二十餘日	占賓	
都元	四月	伊麻羅里	六十一日
		古羅	
		加八	七十一日
		古不牢	
		舟寶龍	
	五月	三佛齊	十八日
		蠻山水口	
		天竺山	
		賓頭狼	二十一日
東京灣北		廣州	

通考行程之後數程，方望明瞭，不難覆案。三佛齊即今日蘇門答剌東南之 Palemban。鬱山水口今未詳。天竺山即今馬來半島東南岸之 Pulaw Aor 島。賓頭狼即別見之賓童龍 (Panduranga)，在今安南之 Phanrang 省。注輦之使臣，經蘇門答剌之南，而不取道滿剌加 (Malaka) 海峽者，蓋遵當時有數航海家所用之"航海訓敎"耳。考周去非嶺外代答亦云自大食故臨(今印度西南之 Quilon) 及其他西方各國赴中國，須經三佛齊屬境，亦可證明當時航海者不盡取道滿剌加海峽也。

三佛齊以前之各地，惟占賓約略可考。占賓讀若 Campin，考阿剌伯人撰之印度珍異記，記大猿之產地，有 Sanfin, Lamuri, Kalah, Kakula 等地，記食人之國，有 Fancur, Lamuri, Kalah, Kakula 等地。別有一節，記大阿達曼 (Andaman) 島有云："同人某曾作金山(即蘇門答剌爪哇)之旅行者云，曾在 Sanfin 見一人，說一船之人赴阿達曼 (Andaman) 島，皆爲土人所食，惟彼幸免於難。"

Lamuri 地在蘇門答剌北岸。但考阿剌伯人 Sidi Ali 所記，別有一古 Lamuri，在緬甸沿岸。Kakula 應在 Tenasserim 沿岸。Kalah 即馬來半島西岸之 Kra，與地峽同名也。Fancur 即蘇門答剌西岸之 Baros。至 Sanfin 應在前述各地之間。

行程中占賓之後有古羅。此古羅即新唐書地理志賈耽所記之箇羅，今馬來半島之 Kra。其西(應作北)有哥谷羅，即印度珍異記之 Kakula，其地應在 Tavoy (緬甸沿岸)。據

此尋求注輦使臣之行程，自注輦放洋，經那勿丹山、婆里、西蘭山，而至緬甸沿岸之占賓，其間二山尚未考定。復由占賓經未考定之伊麻羅里山，至馬來半島沿岸之古羅 (Kra)。自是歷占不牢山、舟寶龍山，至蘇門答剌東南之三佛齊。因其間有數島之方位未詳，尚難斷定其航行河路，係經沿蘇門答剌西岸一路歟，抑經越滿剌加 (Malaka) 海峽一路歟，皆可能也。後一路較近，然海寇堪虞，阿剌伯水手即由此路赴東方。前一路亦不乏航行之船，嶺外代答曾言，西方諸國之人繞由巽他 (Sonde) 海峽，再逕向北行，則亦有航行此路者也。

至前漢書之行程之考定，則較考定通考之行程爲難。赫爾曼 (Herrmann) 以爲黃支國在非洲之阿比西尼國(Abyssinie)，而勞費 (Laufer) 則據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元始二年(紀元二年)"日南之南，黃支國來獻"之文，以爲其地在馬來半島。此二說皆非也。前一說不足辨，第二說亦非。予以爲馬來半島無有使中國遣使之價值。

黃支應在印度境內，蓋黃支得爲 Kanci 之譯音，其地即今日之 Conjervaram，在 Madras 之西南，亦即大唐西域記之建志補羅 (Kancipura)，宋高僧傳及貞元新訂釋教目錄之建支。此三書以齒鼻音之"建"，譯顎鼻音之 Kan，而前漢書則譯以喉音之"黃"。考印度通志 (Imperial Gazetteer of India, Provincial series, Madras)曰："建志補羅(Kancipura)爲南印度之古城。紀元初數世紀中，Pallavas 王朝，建都於此。"則紀元二世紀前，此國遣使至中國，爲意計中必有之事。

就音學言，黃支可譯 Kanci。就歷史言，時代亦相符也。

中國使臣去時，在途十二月，歸時在途十月。十一世紀初年，注輦使臣赴廣南之行程，則爲八月餘。年代雖隔千年之久，然其旅行之時間大致不差。

漢使所歷之地有名皮宗者，今不難考定其所在。考西洋朝貢典錄所誌，由淩淋邦 (Palenban) 至滿剌加之行程有云："離三佛齊 (Palenban) 二十五更之後，至披宗之嶼。"魯克希爾 (Rockhill) 考定此披宗，即 Pulaw Pisan 島，華言廿蕉島也。地在馬來半島西南沿岸，北緯一度三十分之間。顧廿蕉爲熱道之出產，其名廿蕉島者，不僅一島。小海圖 (Petit Atlas. maritime) 所載有二 Pisang 島，皆在馬來半島沿岸：其一在西，即前述之島；其一在東，處 Tioman 島及 Aor 島二島之間。

離黃支二月程之夫甘都盧國，復核其音爲 Pukam-tu-ln 其末一字亦可代 -ru,-ro,-rau, -lo 諸音。又考中國譯音先例，都盧亦得爲 tru 之對音。至夫甘之原音 pukam，與占文碑誌之 Pukam，暹羅文之 Phukam，嶺外代答、諸蕃志、宋史之蒲甘，巴利 (Pali) 文之 Pokkan，緬甸文之 Pukan，音皆相類。凡此諸名，皆指緬甸之蒲甘 (Pagan) 古城，今尚能於伊拉瓦底 (Irraouaddy) 江左岸見其廢址。相傳此王都建於二世紀時（見印度通志緬甸志）。此種傳說，得與前漢書參證也。查諸蕃志蒲甘條下謂，紀元二二五年："諸葛武侯南征。其國立有諸葛亮祠。"

又考諸蕃志引嶺外代答云:"欲往注輦,當自故臨國(Quilon) 易舟而行,或云蒲甘國亦可往。"則當時有二道可循也。其一自東至西,橫渡孟加拉 (Bengale) 灣,至錫蘭及故臨。其一,出滿剌加海峽,沿緬甸海岸至印度。

考皇元征緬錄, Pagan 當時即名蒲甘。一二九九年時 Myinsain 之擺夷總督阿散哥也 (Asamkhaya) 之兄,僧哥倫 (Rajasamkrama, Simhasura) 等負固於不甘雨宿吉老亦地方。薛超兀兒領兵水陸共進,圍其蒲甘城。按漢之夫甘都盧,元之不甘雨宿吉老亦,或爲一地,蓋夫甘、不甘音相類也。

中國遊記述由中國至印度,及由印度至中國之行程,今多班班可考。佛國記之法顯,四一四年時,自獅子國 (Ceylan) 附舟至耶婆提 (Yava-dvipa); 別言之,自錫蘭島逕赴爪哇也。十年後之求那跋摩 (Gunavarman),歸時亦遵此路。❽

義淨之行程較詳。六七一年,發自廣州,順東北信風,南行至佛誓 (Palemban)。海行十五日,至蘇門答剌東岸 Jambi 河上之末羅瑜 (Malayu)。又十五日,至馬來半島西岸之羯茶 (Kedah)。從羯茶北行十餘日,至裸人國 (Iles Nicobar)。向西北行半月餘,抵印度 Hoogly 河上之耽摩立底(Tamralipti)。

又據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無行傳,與智弘爲伴,東風汎舶,自交州一月到室利佛逝國 (Palemban)。行十五日,達末羅瑜洲。又十五日,到羯茶國。又西行經三十日,到印度東南之那伽鉢亶那 (Nagapattana)。又二日,抵獅子洲(Ceylan)。

六八五年,義淨自耽摩立底歸中國,路經羯茶、佛誓。留

佛誓四年，於六八九年至廣州。

據貞元新訂釋教目錄，七一七年，金剛智 (Vajrabodhi) 自獅子國 (Ceylan) 赴廣州。行一月，至佛誓 (Palemban)。又據宋高僧傳金剛智傳云："次復遊獅子國。東行佛誓，裸人等二十有餘國。"據此二書所述，其行程蓋發自錫蘭，經 Nicobar 島，過滿剌加峽，停 Palemban，復泛海至中國也。

十二世紀之前，述行程最詳之記載，莫逾於七八五年至八〇五年間賈耽撰之四夷路程（新唐書卷四十三下），所記自廣州航海至波斯灣之路程如下：

廣州東南海行二百里至屯門山（香港之北）。乃帆風西行二日至九州石（海南島之東北角）。又南二日至象石 (Tinhosa 島，或其南一島)。又西南三日行至占不勞山 (Culao Cham)。山在環王國 (Campa) 東二百里海中。又南二日行至陵山 (Sa-hoi 角左近)。又一日行至門毒國 (Quinhon 沿岸)。又一日行至古篤國（古之 Kauthara，今之 Nha-trang）。又半日行至奔陀浪洲（古之 Panduranga）。又兩日行到軍突弄山（阿剌伯人之 Kundrang，今在 Saint-Jacques 角左近㊟）。又五日行至海硤，蕃人謂之質〔星加坡 (Singapour) 及滿剌加 (Malaka) 峽〕，南北百里。

（一）北（應作東）岸則羅越國（馬來半島之南部）。南（應作西）岸則佛逝國（即 Palemban，廣言之即蘇門答剌南部）。

（二）佛逝國東水行四五日至訶陵國〔爪哇 (Java)〕，南中

洲之最大者。

(三) 又西出硤，三日至葛葛僧祇國〔此名或爲馬來語 Kakap Jengi 之譯音，尚難定爲何處。疑即黑人峽 (Selat Zangi)，即今之 Gaspar 峽，在佛逝西北隅之別島〕。國人多鈔暴，乘舶者畏憚之。

(四)其北(應作東)岸則箇羅國 (Kra)。箇羅西(應作北)則哥谷羅國(即印度珍異記之 Kakula，宋史之葛古羅)。

(五)又從葛葛僧祇四五日行至勝鄧洲。又西五日行至婆露國(按 Baros 島所出之樟腦，名 Kapur Barus，即六世紀上半葉中國所稱之婆律膏也。此婆露應即 Baros)。又六日行至婆國 (Nicobar 島)伽藍洲。又北四日行至師子國〔錫蘭 (Ceylan)〕。其北海岸距南天竺大岸百里。又西四日行經沒來國 (Malabar) 沿岸，南天竺之最南境。

據嶺外代答云:"三佛齊 (Palemban) 者，諸國海道往來之要衝也。三佛齊之來也，正北行，舟歷上下竺 (Pulaw Aor)，乃至中國之境。……闍婆 (Java) 之來也，稍西北行，再過十二子石，而與三佛齊海道合於竺嶼之下。"

"大食國之來也，以小舟逆而南行，至故臨國 (Quilon) 易大舟，而東行至三佛齊國，乃復如三佛齊之入中國。其他占城 (Campa)、眞蠟 (Cambodge) 之屬，皆近在交趾 (Tonkin) 洋之南，遠不及三佛齊 (Palemban)、闍婆 (Java) 之半。而三佛齊、闍婆又不及大食國之半也。諸蕃國之入中國，一歲可以往返，惟大食必二年而後可。大抵番舶風便而行，一日千里，一遇朔風，爲禍不測。幸泊於吾境，猶有保甲之法。苟泊外

國，則人貨俱沒 ”

據上引六種著作，法顯及求那跋摩之行程，直接自錫蘭島至巽他 (Sonde) 峽。金剛智則經 Nicobar 島、滿剌加峽至佛逝，復由此至中國。義淨行程則爲廣州、佛誓、末羅瑜、羯茶、裸人國、耽摩立底。當時之佛誓或室利佛逝，亦即今日之 Palemban，蓋爲佛教僧徒路所必經，或因斯地歡迎佛教法師，故多遵此路歟。嶺外代答未明言舟行蘇門答剌之南北。然賈耽之路程，似已誌有此路也。由是可以推測義淨、賈耽之時，西方來舟，常取道滿剌加海峽，而停室利佛逝也。

概括言之，自七世紀以還，中國、印度間之航路，過滿剌加峽 (Palemban)，及馬來半島之東南沿岸，此中國遊記之航路也。至阿剌伯人則取道滿剌加峽及星加坡峽。

義淨及賈耽之路程雖詳，吾人尚未能斷定前漢書之皮宗爲滿剌加南之 Pulaw Pisan，抑爲馬來半島東南岸之 Pulaw Pisan。予以爲昔日漢使必亦取道星加坡及滿剌加二海峽。此二皮宗島，皆其行程所必經，必已停舟於一島也。

如前所述印度、越南半島及馬來羣島之外交的經濟的海航的活動，中國曾自動參與也。漢武帝時（前一四〇至八六年），印度洋諸國皆朝貢中國。二四五至二五〇年間，有康泰、朱應使扶南國。六〇六年，有常駿使赤土國。此姑就其重要使命而言，其他當難勝數。六〇五年時，隋伐占城，敗 çambhuvarman 王之師，可見當時中國已有重要之海軍。十三世紀時，忽必烈汗之征日本、爪哇，非具多舟不能運載。皆可證明古時中國參加南海沿岸、印度沿岸、其他未經考定印度洋中諸

國國際生活之事。

予前此之研究，祇說明中國、占波、扶南、爪哇等國之國際交際。而研究之結果，認定後之三國已於紀元前受印度化。紀元之初，海上不僅有上述四國之舟舶航行中國海沿岸，尚有印度船舶也。當時吉篾及爪哇之知有印度及印度洋陸地海島諸國，皆航運商貨之印度水手商人傳播之功。當時馬來羣島是否與印度有直接關係，惟有晚見十三世紀之阿剌伯人撰述，及十七世紀之葡萄牙人撰述，可以引證。撰述雖晚，然有一事爲民族遷徙史中意外之發明，即古代馬來羣島西部印度化之人民移殖馬達伽斯迦(Madagascar)島一事是也。

據阿剌伯著作家伊德里西 (Edrisi) 一一五四年之記述云："黑人 (Zangs) 無船可航。僅有阿曼 (Oman) 船航行其地，運載黑人之貨物，至印度各島中之爪哇 (Djawaga)，以易爪哇之貨物。爪哇島人則以其大舟小舶，運載貨物，來售於黑人。因彼此通曉語言也。"

同一著者又云："Komr (即馬達伽斯迦)之人，及 Mara-radja 國(即爪哇)之商人，至其地(非洲東岸之 Sofala 人)貿易，其地土人遇之頗善。"十三世紀阿剌伯著作家賽德 (Ibn Sa'id) 亦明言馬達伽斯迦島已爲馬來羣島人移居之地。

顧脫 (Couto) 云："爪哇人昔曾航行至好望角 (Cap de Bonne-Espérance)，并與 Saint-laurent 島(即馬達伽斯迦)東岸交通。此島有身褐色及爪哇化之多數土人，自言爲爪哇人之後裔也。"

馬良諾 (Luiz Marianno) 神甫，一六一三年遊馬達伽斯

迦島者也。曾云:"此非洲大島之人民，確爲外來之移民，有來自滿剌加 (Malaka) 者,有來自非洲東南之 Cafrerie 者。據此島東南之某王說，島人非葡萄牙人之後裔，其遠祖乃自 Mangalor 及 Meca 等地移徙而來，古時彼等自印度沿岸附舟,迷途擱淺於此島之北角云。"

安德拉德 (Manuel Freire de Andrade) 云: "Saint-laurent 島之土人,爲蘇門答剌西岸 Atchin 移民之後人,初抵地在此島之東岸。"那伽 (Nacquart) 及弗拉姑 (Flacourt) 云:"馬達伽斯迦島之祖先，名 Ramini 或 Raminia (按即蘇門答剌男女之意)。彼等來自東方,惟憶其地有二港,其一名 Manguelor或 Mangaroro,其一名 Mangadsini。"前一港在蘇門答剌之北部,後一港在馬來半島之南端。

據前引諸人所記之傳說，皆屬古時移民之事。據印度珍異記,Ramni, Ramini, Ramin 諸名,爲阿剌伯語，名蘇門答剌人之稱。又據阿剌伯人所記,由此移徙,遂產生馬達伽斯迦島之 Zafind-Raminia (猶言蘇門答剌之後裔)部落,現居島之東南及中部一帶。

伊德里西所記:"馬達伽斯迦島人爲爪哇移民，彼此通曉語言"二語尤堪注意。蓋非洲以東之語言,能歸入馬來羣島西部語言統系者,惟有馬達伽斯迦島語言而已。十二世紀之爪哇語,與馬達伽斯迦語,必較今日兩地語言尤爲接近。由此推想馬來羣島語輸入此島之時,必在十世紀之前。

古之移民,必已印度化,蓋今日此島之語言，尚有不少本於梵文之語。今日所用之十二月名，除阿剌伯之以十二宮名

十二月之外，兼用梵文十二月名，此種外來月名之採用，必經長久之傳播。予意以爲此島印度化之馬來羣島西部人殖民之時，應更上溯至紀元初年也。

崑崙民族之西徙

茲將歷史重要事實，依其先後分誌於下：

(一)約當紀元前一千年初，其民族由亞洲高原，遵伊拉瓦底 (Iraouaddy) 江、潞 (Salouen) 江、湄南 (Ménan) 江、瀾滄 (Mekong) 江等流域，徙居恆河以東各地。

(二)前記移民之後裔，復又移殖於馬來半島及馬來羣島各處。此種移殖時間，或在紀元前五百年時。當時馬來羣島爲 Negritos 及 Papous 二種人之居地，此種人種今已絕跡。顧新人種及文化之構成，須經數百年之久。昔日印度傳佈文化人在蘇門答剌、爪哇、婆里等地所見者，蓋即此新人種也。後來沿邊各地之人民，爲中國、回回、歐洲諸移民略爲變化者，亦此人種也。印度人之初來，爲數甚少，僅能與有限土著家族爲血統之混合。當時似未攜帶婦女，與後之中國人、回回人及多數之歐洲人同也。

(三)紀元前一四〇至八六年間，印度洋之民族朝貢中國。

(四)紀元一至六年間，王莽輔政時，遣使諭黃支王。

(五)紀元之初，馬來羣島西部印度化之人民，移殖馬達伽斯迦島。

(六)中國與爪哇外交開始在紀元一三二年時。與吉蔑外

交開始約在二二五年時，與占波外交開始約在二三〇年時。

(七)紀元二四〇至二四五年間，吉蔑王遣使至印度謁蔑論 (Murundas) 王朝之國王。

(八)二四五至二五〇年，吳使康泰、朱應使吉蔑。

據史文、種族學、語言學各方之證明，紀元前一千年(假定的)至紀元後二五〇年之大事，蓋如前所記也。南海沿岸諸國之古史，印度與恆河以東各地之古代交際史，以及印度洋之古代航海史，皆當以前述之事實爲根據，重事尋繹也。

紀元前一四〇至八六年，印度洋各國朝貢漢武帝一事，可爲古代遠地民族交通貿易之證明。前漢書雖未說明此種使臣何以至中國，或爲當時"譯長與應募者"所招致，亦未可知。蓋印度洋之國王，若不爲中國官吏所利誘，決不致自動爲此效忠之舉。是就歷史言，紀元前二世紀時，中國與印度洋之交通已經證明，而越南半島及印度羣島印度化之時，必較今人所擬之時爲古也。今日固不能斷定南海之航行是否爲中國所發起；第觀吉蔑及占波之印度化，其國必已爲西方諸國所已知，而秦始皇(紀元前二四六至二〇九年)之略地占波(象郡)，其西方及西南諸民族，亦必爲中國所已知，則中西之正式外交開始，及漢武帝時之入貢，亦爲意中所必有之事。至馬來羣島之人，由其印度之先導通悉航路，遠至非洲東岸及馬達伽斯迦島，斯又不足異矣。

亞洲高原民族古時之遷徙恆河東方及馬來羣島，惟賽德及其後之回教著作家，根據創世紀記述其事，并言中國人、越南半島人、馬來羣島人及馬達伽斯迦島人，同出一脈。其立說

之起點，固不正確，然此種猶太及回回之傳說，非盡屬子虛。蓋越南半島人、馬來羣島人及馬達伽斯迦島人，爲亞洲高原古代居民之後裔，爲不能反駁之事。顧越南半島人之血統，又與中國人相近。賽德之論，不能謂爲解也。

阿剌伯著作家之說，以爲古有 Komr 民族，與中國人爲兄弟，居其地之東方。後因不和，遷徙於海島（越南半島及馬來羣島），其王號 Kamrun。海島之移民，後又不和，非王族之人復離馬來羣島，去之 Komr 大島（即 Madagascar），其王建都於 Komoriyya 城。

據前說，亞洲高原之 Komr人，遷徙越南半島及馬來羣島之後，遂名 Kamrun。至遷徙馬達伽斯迦及非洲東岸之後，又復其 Komr 原稱。則亞洲、非洲之 Komr 與 Kamrun 之關係，可以見矣。

綜合前述諸說，可表列其系統於下：

亞洲高原之 Komr。

└—吉蔑、占波之崑崙，及越南半島之 Kamrun。

　└—馬來半島之崑崙及 Kamrun，及其徙居蘇門答剌、爪哇、婆里諸島之人。

　　└—馬達伽斯迦島之 Komr，及非洲東岸之崑崙及 Komr。

至此種印度化之崑崙，移殖馬達伽斯迦島附近非洲沿岸一事，今日已無蹤跡可尋。據予所知，今日之非洲考古學者，尚無黑人受古印度化影響之記述。由是觀之，非別求根據，不足以言考索矣。

崑崙及南海古代航行考補注

陸峻嶺

古代南海史地之學，包括範圍廣大，東起呂宋，西達阿剌伯海西岸諸地。中西典籍，向無專書記載；史傳與載記所錄，又屬浩繁。欲求得正確之考證，人種、語言、風俗、物產，皆需詳加研究，非有淵博學識，不足辦此。今不揣謬陋，謹就平日讀書札記，補注費瑯書如下。如有錯誤，希望讀者不吝匡正。

㊀ 頓孫，初見梁書扶南傳，孫亦作遜。太平寰宇記卷一七六述此國方位云："頓遜國，梁時聞焉，一曰典遜，……迴入海中千餘里，漲海無濫岸，船未曾得逕過也。國在海嶠上。地方千里。王並屬扶南。北去扶南三千里，其國之東界通交州，其西界接天竺、安息。"費瑯書頁三及頁六十六均謂似即今馬來半島緬甸之 Tenasserim 與 Schlegel 之主張相同（見馮著南洋交通史頁一一九）。惟 Pelliot（見交廣印度兩道考馮譯本頁七一至七三）、Huber（見馮譯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馬司帛洛(Georges Maspero)撰宋初越南半島諸國考篇註四四）考訂，以爲今之 Tenasserim 爲隋書之狼牙脩與義淨求法高僧傳之郎迦戍，非頓遜之地。所考疑非是，參見次條。明史卷二一三滿剌加傳云："滿剌加即古頓遜國，唐曰哥羅富沙。"按滿剌加爲今英屬海峽殖民地之 Malacca，哥羅富沙即新唐書盤盤傳之哥羅（一曰箇羅），地在今馬來半島泰國南端之 Kra，與滿剌加相距較遠，明史所載恐有錯誤。

㊁ 郎迦戍國，梁書狼牙修國傳作狼牙修，諸蕃志作凌牙斯或凌牙斯加島夷志略作龍牙犀角，續高僧傳拘那羅陀傳作棱伽修，隋書赤土傳作狼牙須，爪哇史頌 (Nagarakretagama) 作 Lenkasuka。此國

方位，據新唐書盤盤傳所載，知其在南海中盤盤之北，但據諸蕃志，則又在單馬令(今馬來半島之 Ligor) 與佛囉安(今馬來半島西岸 Langat 河上之 Beranang)之間。東西學者考訂，約多本此，惟究在何處，尚無確論。Pelliot, Huber 同主張狼牙修即梵文之 Lengkasuka，蠻語謂爲 Nokasi，其地即今之 Tenasserim (見馮譯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 馬司帛洛撰宋初越南半島諸國考 篇註四四)。Coedes 在室利佛逝考中反對此說，以爲 Lengkasuka 即是 Hangacogam，地在羯茶(今馬來半島西岸之 Kedah) 之南。藤田豐八東西交涉之研究(南海篇)狼牙修國考以大泥 Patani 爲古之狼牙修，則又在馬來半島之東岸矣。綜觀各載籍及諸家之考證，其地似跨馬來半島東西兩岸，西至 Kedah，東至宋卡 (Songkla) 大泥(Patani)。參見馮校注海錄注太昆國條頁七至八。

㊂ "隋大業二年(六〇六年)" 隋書赤土傳作大業三年(六〇七年)。煬帝紀大業二或三年均未載有遣常駿等使赤土事。太平寰宇記卷一七七赤土國條僅謂"大業時"，未著年代。赤土之名僅見赤土傳，其他史傳均未見錄，太平寰宇記、文獻通考所誌，恐均本隋書，常駿使赤土之年應從赤土傳改正。常駿使赤土疑有遊記，隋書赤土傳即本該記撰成，故事見列傳，而不見本紀。

㊃ 赤土之說，尚有高桑駒吉謂其地應在馬來半島北部(史學雜誌第三十一編赤土考)。足立喜六在法顯傳考證中以爲當時之赤土國，乃領有 Kelantan 南部、馬來半島與 Sumatra 島中部以東之大國。

㊄ "宋史之呵羅單"，宋史應作宋書，呵羅單見宋書南蠻傳 (本紀呵作訶)。舊考誤謂其爲馬來半島之 Kelantan；高桑駒吉赤土國考補遺考證爲 Preanger 北境之 Kaliatana (史學雜誌第三十二編)。Pelliot 交廣印度兩道考謂其地當在爪哇 (Java)，蓋因宋書卷五本紀中有"闍婆洲呵羅單國遣使獻方物"，及卷九七南蠻傳中有"呵

羅單國治闍婆洲"之記載。Pelliot 主張闍婆即爪哇之說，證以宋書，呵羅單自應在爪哇。費瑯此書亦循此說。馮承鈞在所著南洋交通史(頁二一七)疑即爪哇史頌中之 Karitan，地在蘇門答剌島，今該島尚有地名 Karitan，爲呵羅單古名遺存於今者。則此宋書之闍婆，亦可解作蘇門答剌矣。宋書南蠻傳別有一訶羅陁國(本紀卷五陁作佗)，元嘉七年(四三〇年)遣使奉表。使臣二人，一名毗紐，與呵羅單元嘉十三年(四三六年)所遣使臣名相同。宋書列傳訶羅陁條記載簡略，僅錄表文；本紀元嘉七年雖與訶(呵)羅單之名同見，均遣使貢獻方物，但一在四月，一在七月，縱兩次來獻，亦未嘗不可。疑係同名異譯；宋書南蠻傳，誤分爲兩國。

㊅ 南詔野史係一五五〇年明楊愼所撰。

㊆ 據太平寰宇記卷一七七金利毗逝國條"作北去柳衢國三千里"。

㊇ 賽德 (Ibn Sa'id)，費瑯蘇門答剌古國考(馮譯本，頁四九)謂其爲"或一二八〇年時人，或一二一四至一二七四年間人，或一二六八年間人"。

㊈ "紀元四十四年"馬援平交趾，見後漢書。光武帝本紀云："建武十九年，伏波將軍馬援破交趾(趾)，斬徵側等，因擊破九眞賊都陽等降之。"水經注卷三七引交州外域記馬援上言事，亦在建武十九年。按建武十九年應爲公元四十三年。本書謂爲公元四十四年，誤。

㊉ 漢和帝時應爲公元八九年至一〇五年。

㊀ 吳歷爲晉胡冲所撰，已佚。其文散見三國志裴注、藝文類聚、太平御覽等書。此條似本藝文類聚卷八四，引吳歷云："黃武四年(二二五年)扶南諸外國來獻璃璃。"惟太平御覽卷八〇八引吳歷謂爲"黃龍(二二九年至二三一年)扶南諸外國來獻琉璃"。則較藝文類聚所引遲四年矣。

㊁ 按水經注卷一賓引有扶南傳之文，曰："昔范旃時，有嘆楊國人家翔

梨，嘗從其本國到天竺，展轉流賈至扶南，爲旃說：天竺土俗道法流通，金寶委積，山川饒沃，恣所欲。左右大國，世尊重之。旃問云："今去何時可到，幾年可迴。"梨言："天竺去此可三萬餘里，往還可三年踰，及行，四年方返，以爲天地之中也。"亦即此文所本或節錄。譯者謂"無下述之文，所舉書名，似有誤也"，恐爲失檢之故。

㊀ 按梁書中天竺條蘇勿作蘇物，"陳宋"下有一"等"字，"勿積四年方至"作"遣物等還，積四年方至"。

㊁ 占波一條似本晉書本紀所載："升平三年(三五九年)交州刺史溫放之帥兵討林邑、參黎牧潦，並降之。"林邑即占波。

㊂ 交趾及占波一條"四〇七年，交趾太守杜瑗，遣海邏督護阮裴，討破林邑，斬獲甚衆"。及"無歲不寇"之文，見梁書諸夷列傳林邑國條。四〇七年即晉義熙三年。

㊃ 此占波王 Parameçvarvaman 似即宋史占城傳之波美稅陽布印茶。

㊄ 此占波王 Indravarman II 似即宋史占城傳之楊陁排(太宗本紀陁作佗)。

㊅ 本書所紀"分爲兩隊，一隊討爪哇，一隊安撫南無力 (Lamuri)、蘇木都剌 (Sumatra)、八剌剌 (Parlak) 諸國"。似本元史亦黑迷失傳："軍次占城，先遣郝成、劉淵諭降南巫里、速木都剌、八剌剌諸小國。"南巫里、速木都剌，元史馬八兒等國傳作南無力、蘇木都剌。

㊆ "葉波似即健馱羅 (Gandhara)"。所考非是。按葉波係梵文 Yavadvipa 之對音，亦即後漢書之葉調，法顯傳之耶婆提，地在今之蘇門答剌島。

㊇ Pelliot 扶南考謂梁書所載"其後王憍陳如 (Kaundinya)"至扶南之時，不在四世紀之末，即在五世紀之初。由憍陳如本天竺婆羅門觀之，乃來自印度；其王扶南以後，"復改制度，用天竺法"，亦爲印

度文化輸入扶南(今柬埔寨)之證。費瑯後文考訂扶南之印度化在紀元之前,但變化之大,應從此時開始。偶檢梁書婆利傳亦云:"王姓憍陳如,自古未通中國,問其先及年數,不能記焉。"此憍陳如與王扶南者有何關係,固尚待尋究,而婆利爲古印度人所建之國,似可肯定。

㊀ 自黃支國至皮宗,海行八月。自皮宗至象林,海行二月。共海行八月。應作十月。

㊁ 那勿丹山,宋史注鞏傳作郍勿丹山。疑即求法高僧傳無行傳之那伽鉢亶那(Nagapattana),今印度 Madras 東南沿岸之 Negapatam。

㊂ 哥谷羅,史無專傳,惟散見於新舊唐書中。新唐書地理志賈耽路程云:"箇羅西則哥谷羅國。"同書單單傳:"羅越者,北距海五十里,西南哥谷羅。"今人考訂之說不一,尚難確定其位置。然無論如何,費瑯將置於緬甸沿岸之 Tavoy,殊屬非是。因箇羅 (Kra) 以西祇有大海,縱史文有誤,西"應作北",證以單單傳亦無法解釋。羅越,經考訂多以爲在馬來半島南端,哥谷羅既在其西南則不應於緬甸求之。

㊃ 費瑯撰此書時,尚循舊說,以爲法顯所至之耶婆提,後漢書之葉調(頁四〇),大食人宰德 (Abu Zayd) 記述其王(摩訶羅闍)以千舟載兵征吉蔑之闍婆格 (Zabag) (頁四四),伊德里西 (Edrisi) 記述之 Mara-radja 國(摩訶羅闍) (頁六六),均爲爪哇。但在蘇門答剌古國考中,則完全放棄舊說,另從新證,考訂皆屬一地之異稱,爲今蘇門答剌。參見蘇門答剌古國考(馮譯本)頁四一,頁四五至四六,頁九四,頁九六。

㊄ 賈耽四夷路程之軍突弄山,新唐書室利佛逝傳作軍徒弄山,即大食人之 Kundrang 今之 Pulo Condore 島,明代諸載籍中之昆崙山。Pelliot 在交廣印度兩道考(馮譯本頁六五至六六) 考定甚詳本書謂在今 Saint-Jacques 角左近,非爲正確。